

作者、歷史與「寓莊於諧」

—— 明清「笑話寓言」創作意圖析探

林淑貞*

摘 要

本文旨在揭示明清「笑話寓言」在形式結構與精神內容是否前有所承？抑或創發出來的？作者藉此一方式所欲達致的效能是什麼？其立意如何？在傳意與表意過程中是否會有歧出？論述重點，第一部份主要是從精神內蘊揭示明清二朝的「笑話型寓言」以「寓莊於諧」的表述方式承接中國的諷諭精神，而在形式結構方面則以笑話形式將嚴肅的議題轉化成舉重若輕的笑話。第二部分探求作者創作意圖及其操作策略。中國笑話書之成型或流佈的形態有由某特定的文人或作者所敘寫出來的，文辭由編輯而成的，編輯者多半採擷自民間或廣為流傳的笑話加以纂輯、編寫、潤飾、修訂而成的，是屬於集體創作。但是，在世代流傳過程中，原初作者通常已不可考知，多為文人編纂而成，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創作觀。最後歸結：明清兩朝的「笑話型寓言」沿承中國的恢諧傳統，採用滑稽、諧趣手法為之，以「寓莊於諧」示現了中國人的幽默感，冀能達能「有益理亂」的目的性。

關鍵詞：明清笑話、笑話寓言、作者意圖、諷諭、寓莊於諧

* 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Serious With Humor :

Jokes Fable of Ming and Ching Dynasty

Lin Shu-Chen*

Abstract

The paper wanted to discover the structure and spirit of “joke fable” in Ming and Ching dynasty. Did it succeed from former dynasty or created by themselves. What did author want to express? What were the intents of joke fables. Had any differences between processes of coding and decoding about joke?

The first part of the paper displayed the method of “serious with humor” in Ming and Ching dynasty. The method which succeed form traditional Chinese satire spirit, but the types had been transformed from serious topics to easy jokes.

The second part of the paper discovered the motivation and operating strategy of jokes of author. Books of jokes sometimes edited by particular author. They selected widespread jokes and added ideas or used the proper words. We may call joke book a collective workings. But in the process of generational widespread, original author became anonymous usually. Different authors showed different perspective of joke creating.

The third part of the paper concluded that joke fables of Ming and Ching succeed Chinese humor tradition. They adopted humor or interesting technique to express the sense of humor and expected the purpose of “benefit of managing disorder”.

Key words: jokes of Ming and Ching dynasty, joke fable, motivation, satire, serious whit humor

* Associate Professor ,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壹、緒論

在中國寓言的流變史當中，先秦的寓言，派分三系，其一是哲理寓言，以《莊子》一書最吸引人，汪洋恣肆，淵深博大，成為大家論述的焦點，其他尚有《韓非子》、《呂氏春秋》亦能揭發寓意深刻之治國之理。其二是以史傳類的寓言為主，例如《戰國策》、《國語》、《三傳》等書，揭示各國相處之道與立國原則。其三是經籍中的寓言，為例較少，例如《詩經》中的〈碩鼠〉、〈鴟鴞〉等篇，《易經》中的繫辭傳等。兩漢的寓言亦是沿承先秦三派，然而論述的內容較以治國或政治教化為主導，例如《淮南子》、《新序》、《新書》等等，六朝的文學世界，開發三條新的路向，一是專著型的笑話書產生，有邯鄲淳的《笑林》、侯白的《啟顏錄》等，為宋明清以後的笑話型寓言開啟先路；二是佛教經論傳入中國，《譬喻經》、《廣譬喻經》的傳入，揭開佛教義理世界；三是志人志怪小說為寓言添注新視野，不同於諸子、史傳及經的寓言。唐宋時期的寓言發展，在中國寓言史上具有奠立新里程碑的意義，文學家以自發性地、專論性質刻意精心撰作寓言，無論是擬人物之寓言，或是以人為譬的寓言，皆具有相當高的文學價值，尤以韓柳等人創作為主，可謂輝照千古，重要的名篇，韓愈有〈圻者王傳福傳〉、〈毛穎傳〉、〈雜說·馬說〉等；柳宗元有〈種樹郭橐駝傳〉、〈蝘蝓傳〉、〈三戒〉等¹。到了明清二朝，除了沿承傳統「寓教於化」的政治寓言有劉基《郁離子》、宋濂《龍門子凝道記》、《燕書》等等之外，寓言開始有了新的轉向，一來是笑話書大量刊行，通俗文學日益蓬勃發展，使笑話與寓言鉤連結合。²二來是寓莊於諧的創作模式成為文人的一種表抒形式，所以「笑話型寓言」成為新的趨式，也與傳統的寓言有別。

再從中國政治史觀之，明代是一個君主極權的時代，明太祖洪武十三年，宰相胡惟庸，權極一時，矇上欺下，明太祖遂因此廢相，大權獨攬，以預防權相造反，卻反而造成宦官弄權，朋比為奸，形成黨同伐異的局面，不可收拾，而清代是外族統治中國，以集權鉗制思想，大興文字獄，亦以利祿之途來籠絡文士，後政治敗壞，

¹ 欲詳中國寓言史的流變，可參考陳蒲清《中國古代寓言史》（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10 二版三刷），及李富軒、李燕合著《中國古代寓言史》（台北：志一，1998.8）二書。

² 據顧青、劉東葵合著《冷眼笑看人間事：古代寓言笑話》（台北：萬卷樓，1999.8）指出先秦寓言當中的《莊子》、《列子》、《韓非子》、《呂氏春秋》、《戰國策》等書中即有笑話寓言之「輝煌開端」。見頁1-48。

西力東漸，在無力抵抗船堅砲利之下加速覆亡之路。

盱衡兩朝，在政治、科舉、社會、經濟各方面略有不同：³

表一：明清政治、科舉、社會、經濟對照表

朝代	政治	科舉	社會	經濟
明	無宰相的極權專制造成宦官把持權綱。	八股取士，不考經義，致官吏無治事能力與知識。	社會動亂，黨同伐異，群盜四起，苛捐細雜。	賦稅實施一條鞭法，強制實行，弊端叢生，效果不彰。
清	異族入主中國，以集權鉗制思想，漢滿官吏有定額，地位懸殊，形成對立。	沿習八股取士，利誘利祿之徒，熱中功名。	官吏貪瀆嚴重，連年饑饉，人民困厄不堪。	財政失策，軍費浩繁，繼以皇室揮霍，致國困民窮。

二朝在政、經各方面互有同異，所造成的民窮國困卻是一樣的，雖然一為庶民起義建立帝國，一為外族統治中國，體制雖異，卻是中國學術與文學的另一高峰期，在寓言的發展中，明清二朝有同流發展的趨勢，順隨著通俗文學的發展，笑話書廣為流傳，開啟詼諧寓言蓬勃發展，也使中國寓言的脈流有了新的轉向，以別於往昔的寓言內容，故而探勘明清兩朝笑話之言內意與言外意成為一個待開發的研究領域。

貳、明清「笑話寓言」對諷諭傳統的賡續與開拓

中國文學之諷諭傳統遍存於各種文類之中，不僅詩歌談諷諭，散文亦然，易言之，在詩與文的二脈流當中，普遍存在著諷諭的精神。〈毛詩大序〉揭示：「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正是這種精神的歸結。在笑話

³ 以下臚列之異同，多參考張承漢《中國社會思想史》（台北：三民書局，1994.3），第七篇明清時期的社會思想，第一章明代的社會背景及第三章清代的社會背景。

寓言當中，亦久存此一傳統，只是表現的形式更多樣化了，其中常以「寓莊於諧」的方式來表抒。此時，我們要再問：「笑話」本即是一種有趣的、諧趣的一種文體，它如何與寓言結合？

所謂的「笑話型寓言」⁴的組構方式即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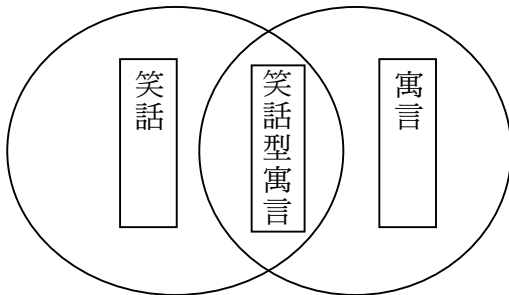
笑話＋寓言

笑話的機制是以簡短故事，呈現令人發噱的笑話。

寓言的機制是以簡短故事，表抒寓意所在。是簡型故事＋寓意。

笑話型寓言是指以笑話的形式寓寄「言內」或「言外」⁵的寓意。是簡型引發笑意之故事＋寓意。若區分其同異，可得：

表二：笑話、寓言、笑話型寓言互涉表



「笑話」與「寓言」重疊的區塊即是本文所設定的「笑話型寓言」。寓言與笑話之不同在於：笑話僅以簡短形式表抒令人發噱的故事；而寓言所重則在寓意的表抒，是故，「笑話型寓言」是以笑話形式寓寄所欲表抒的寓意所在。笑話並無寓意欲表抒，而寓言必有寓意欲傳達。是故「笑話型寓言」是以笑話的形式表達作者「寓意」的一種文學類型。

⁴ 本文採用「笑話型寓言」一詞是著重在「寓言」的解析層面，而賴旬美採用「寓言型笑話」則是側重在「笑話」層面，請參見《中國古代寓言型笑話研究》（台北：台灣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1998.1）頁17—27。

⁵ 所謂「言內」與「言外」是指「寓意」表抒的方式有「說明式」與「體悟式」之不同。容後詳述。

盱衡明清兩朝蓬勃發展出「笑話型寓言」，主要有趙南星《笑贊》、江盈科《雪濤諧史》、潘游龍《笑禪錄》、劉元卿《應諧錄》、馮夢龍《笑府》、《廣笑府》、《古今譚概》、石成金《笑得好》、獨逸窩退士《笑笑錄》、程世爵《笑林廣記》等等，是我們在閱讀笑話之餘，可探求寓意的笑話書，因為凡是寓言，必有寓意，此即區隔寓言與小說、故事、笑話不同之處。

一、「寓莊於諧」諷諭精神的傳承

何謂「寓莊於諧」？「寓」即寓寄、寄託之意；「莊」即指嚴肅或端正的意思；「諧」則指諧趣的、詼諧的，綜言之，「寓莊於諧」就是：以詼諧有趣的技法寓寄莊嚴主題於其中。

明清二朝的「笑話型寓言」以「寓莊於諧」的表述方式，承接中國的諷諭精神，正是將嚴肅的社會課題轉化為普羅化、通俗化的文學作品。春秋時期，優伶即慣常以戲謔的手法來諷刺君王，使能達到言者無罪，聞者足以戒的效果。秦始皇時期的優旃，以退為進的方式，贊成大造苑囿，蓄養馴鹿，以備戰時可用來觸死敵軍，秦皇一聽，知其不可，立即罷建。晉國優施、楚國優孟，亦是個傑出者。而最有名的是漢朝東方朔，以諧謔方式勸武帝莫信方士所獻的不死藥酒，及以計策令武帝不殺奶母之二故事最有名。此即洪邁所謂的「俳優侏儒，周伎之最下且賤者，然亦能因戲語而箴諫時政。」（《夷堅志》）明確揭示伶人優伎雖慣以戲語娛人，因為能箴諫時政，必深具智慧，否則何能舉重若輕，解人於困厄？也就是說，優伶之身份位階雖不高尚，但是，往往具有諷諫能力，或能轉危為安，救人於困頓中，或能以正言若反的方式，勸諫君王。職是，笑話之中深蘊寓意，正是傳統解讀笑話的路徑之一，而「笑話寓言」即是此一傳統下的產物，往往將嚴肅的課題深蘊其中，轉莊嚴於諧趣中，不僅博君一粲，尚能發揮醒世木鐸的作用。邯鄲淳《笑林·長竿入城》就是一個典型的的笑話寓言：

魯有執長竿入城者，初豎執之，不可入，橫執之，亦不可入，計無所出；俄有老父至，曰：「吾非聖人，但見事多矣。何不以鋸中截而入？」遂依而截之。

魯人執竿橫豎皆不得入城，老者自以為智者，建議將長竿鋸成兩截，即可進城。魯

人愚蠢的形象，固然可博人一粲，而老者自言見識多廣，用來反諷一些自以為識多見廣、有過人智慧、可以指導別人之人，事實上其意見更是愚不可及，此一笑話，不僅是在令人發噱而已，更在諷刺一些自以為「識多見廣」的人。

六朝之後，有題為蘇軾的《艾子雜說》等作品皆承繼此一路線，含蘊寓意於諧趣之中。

我們在閱讀中國笑話時，除了探尋表象可令人發笑的笑意之外，當體會言外之意，以知作意所在。而這種諷諭傳統，便是中國式的幽默，往往採用「寓莊於諧」的方式，深蘊涵意於其中，這種創作手法，從春秋時期一直到元明清仍未斷絕，且更加推而廣之，明代笑話書大量編纂，對於笑話寓言有推波助瀾之效，更強化意蘊於其中。

二、「笑話寓言」形式結構之開拓

明清笑話型寓言，從精神而言，一直是承續中國的諷諭精神，但是從形式結構而言，以笑話形式將嚴肅的議題轉化為舉重若輕的笑話，在形式上有所開拓，令人在發噱中體會其中的言外意，此一效能的喻示，不僅是一種高度幽默感的呈現，同時也呈現中國人的幽默特質，以四兩撥千金的方式，輾轉將嘲諷對象或內容以諧趣方式表述，令人在諧趣中，含蓄地體會言外之意，我們試看〈有天沒日〉一則：

夏天炎熱，有幾位官長同在一處商議公事，偶然閑談天氣酷暑，何處乘涼，有云：「某花園水閣上甚涼」。有云：「某寺院大殿上甚涼。」旁邊許多百姓齊聲曰：「諸位老爺要涼快，總不如某衙門公堂上甚涼。」眾官驚問何以知之，答曰：「此是有天沒日頭的所在，怎的不涼？」（石成金《笑得好二集》）

對貪官污吏的指控，不以正面、義正辭嚴的峻辭批評，反而逆轉一層，說此地是有天無日頭的地方，寓寄黑暗、暗無天日的地方，怎不涼呢？透過這種迂迴曲隱的手法，讓讀者從中體會其言外意，正是笑話型寓言所欲達致的效能，這種「寓莊於諧」的精神，蘊含了深刻的嘲諷，但是，言聽者在嘻笑怒罵之中，應能契會其言外意。

職言之，明清文人對於各種社會面向有體察入微的觀照能力，同時對人情世故亦多有細膩的體會，故而以笑話形式，採「寓莊於諧」的手法，將一切嚴肅的課題隱藏在字義面的底層，而出之以諧趣的表象，讓讀者可以從表層的文字意義去透視

其深層的言外意，此一迂迴的寫作手法，正是一種特別的形式技巧。「寓莊於諧」利用這種新的表述結構，開發了新的寫作形式，使文人在嘻笑怒罵之餘，有一種溫柔敦厚的含蓄手法來展示中國人的幽默感，這就是一種形式上的突破與開拓。

除形式突破之外，大量創作蔚成風潮，與先前叢殘小語式的敘寫方式，顯然在創作心態上有所轉移，請詳下節所論。

參、「寓莊於諧」的歷史意義

若欲追問「寓莊於諧」究竟能夠示現什麼樣的歷史意義呢？我們想從寓言流變歷史來觀察，便可以體會明清二朝所開發出來的「笑話型寓言」具有承先啟後的功能。

研究「笑話」與「寓言」向來是各分畛域，互不相屬。

陳清俊在《中國古代笑話研究》中指出古代笑話的來源有四個源頭：一、里閭笑談，二、先秦寓言，三、科諢與滑稽戲，四、清談與清言集。⁶指出笑話和里閭笑談、寓言、滑稽戲、清談等有密切關係。

陳蒲清在《中國古代寓言史》將中國寓言分為五期：

先秦時期：哲理寓言

兩漢時期：勸戒寓言

魏晉南北朝時期：過渡期

唐宋時期：諷刺時期

元明清時期：詼諧時期⁷

其後，才有研究者將「笑話」和「寓言」二者勾連在一起，例如：賴旬美《中國古代寓言型笑話研究》，其在論述寓言型笑話也承繼上述說法，在第二章〈古代笑話起源暨其寓寄傳統〉略加修正的說明有：口頭起源、先秦散文、俳優傳統三源頭⁸，宋隆枝《馮夢龍詼諧寓言研究》則將詼諧寓言分為先秦兩漢之萌芽期、魏晉至元之

⁶ 陳清俊，《中國古代笑話研究》，第二章〈古代笑話的來源〉，參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集刊三十期，75年，頁12-29。

⁷ 陳蒲清《中國古代寓言史》（台北：駱駝出版社，1987.8），頁12。

⁸ 賴旬美，《中國古代寓言型笑話研究》，第二章〈古代笑話起源暨其寓寄傳統〉，台灣大學八十七年中研所碩士論文，頁29-44。

發展期、明清之全盛期三期。根據上面研究成果，我們重新來檢視中國的寓言一直附屬於政治教化之中，從先秦的哲理寓言或縱橫家的遊說寓言等等，皆非獨立之文學作品，而是附麗在各種學說之中，成為一種滲透性與邊緣性的文學，所謂的「滲透性」是指，寓言存在於各種學說之中，而非獨立存有；所謂的「邊緣性」是指寓言具有各種文類的邊緣性格，既可以用散文或韻文的方式呈現，也可以用戲劇、小說等各種文類的型式呈現。⁹迄兩漢的勸誡寓言仍然附麗於各種文學作品之中，而且是為了某一種主張、某種學說而發展或衍申出來的寓言，本身不具有獨立性，所以對中國寓言流變而言，真正獨立成為一種文學作品，始自唐宋二朝，自韓、柳等人刻意精撰寓言之後，此一書寫模式成為文人表達曲隱難達作意的最佳表抒技法，到了明清二朝，通俗文學蓬勃發展，使笑話書的編纂與流通更加普遍化了，我們透過這些笑話書的纂輯，可以逆會文人作意所在，同時也了解在政治高壓統治之下，文人開啟了另一扇窗戶，為我們打造了一個新世界以觀看明清兩朝社會面向的窗戶，所以「笑話型寓言」可說是明清兩朝在寓言史上的一種形式與內容的突破，也就是說，寓言發展到了明清二朝，因承笑話諷諭傳統而開啟了「笑話型寓言」蓬勃發展，而形成這樣的原因主要是：一方面是俗文學發展，開發了新的書寫視域，一方面是避禍遠身，以含蓄婉約的方式呈現，更能使我們迂曲逆會，所以在整個寓言的書寫傳統中，「笑話型寓言」是一種通俗的文學，比諸先秦的諸子寓言、史傳寓言等有了形式突破上的歷史意義，而在內容上依舊承繼諷諭傳統以「寓莊於諧」的技法開發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視野。

然而「笑話型寓言」之作者或編者透過這種形式表抒，其意圖何在？

肆、作者編纂之意圖與類型

追問一件文學作品意義的產生至少有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作者關心什麼？如何思考？如何構寫？欲傳釋什麼樣的觀念？著述目的何在？第二層次是文本(text)到底傳遞什麼內容？表現的形式是什麼？能否適度傳達作者的意念？第三層次是

⁹ 「邊緣性」與「滲透性」是陳蒲清所創發，請詳陳蒲清《寓言文學理論·歷史與應用》（台北：駱駝，1992）、第二章〈寓言文體特色·五寓言的邊緣性與滲透性〉，頁42-45。

讀者通過文本到底看到了什麼？用什麼角度觀看？能否體契作意或另出新意？除此而外，不論是作者、作品、讀者皆部份或充分地反映書寫或觀者時代的社會文化背景，此三者仍有不同，其中有作者構寫的時代背景，有文本呈現的時代背景，亦有歷代解讀者迥異的觀閱情境。由於不同視域各有不同的進路，共構文學多元繁複的理論，此即是西方文論浪潮洶湧之故。大陸學者胡經之、張首映主編的《西方二十世紀文論選》亦曾標示此四大文論中，攸關作者理論系統者有：「表現主義」、「象徵主義」、「文藝心理學派」、「原型批評」四編；在作品系統中有：「形式主義」、「新批評」、「結構主義」、「符號學」、「解構主義」四編；在讀者系統中有：「閱讀現象學」、「接受美學」、「文藝闡釋學」、「讀者反應理應」，在社會文化系統中有：「自然——經驗主義」、「文化分析」、「新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批評學」等五編¹⁰，該書所收皆為二十世紀代表性的理論，其前仍有許多的理論系統，然由此亦可管窺理論繁複多元之一端。不同的理論提供不同的觀察角度，然，中國文學不同於西方文學，我們不應也不會強將西方理論框架在中國文學的研究當中，但是歐美開發出來觀看作者、作品、讀者、社會文化的角度的確精采而細膩，值得我們借鏡、取用，我們擬資借西方人觀看作者的角度，重新來審視中國「笑話型寓言」的作者觀。

中國笑話書之成型或流佈的形態有二：一、笑話由某特定的文人或作者所敘寫出來的，此一類型屬於文人獨立創作；二、笑話由編輯而成的，編輯者多半採擷自民間或廣為流傳的笑話加以纂輯、編寫、潤飾、修訂而成的，是屬於集體創作。職是，笑話之作者，一為原初作者，一為編輯者，但是，在世代流傳過程中，原初作者通常已不可考知，多為文人編纂而成，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創作觀，以下分論其異同及其在「笑話型寓言」的意義。

一、創作／編輯型之類型論

笑話寓言，從作者編撰過程而言，可分為創作型及編纂型兩類。考察明清兩朝的笑話型寓言，仍以纂輯流傳於民間或士庶階層中的笑話為多，完全由文人重新創作之作品較少。

¹⁰ 《西方二十世紀文論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6月），由胡經之、張首映主編，書凡四冊。

由文人創作之笑話寓言，因為有固定作者，所以必定有創作的動機或意圖，亦即其所書寫的內容多半是個人之經歷、聽聞、遭逢、思考所激發出來的創作，題材內容往往繩囿於個人的聞聽、閱歷。但是，既是文人書寫，則文字多半雅馴、端正，較少有猥褻、淫哇之聲。

由於文人編纂而成的「笑話型寓言」居大多數，內容取自聽聞，來源豐富多方，題材變化多端，但是，正因為來自不同階層的笑話型寓言，故事內容難免良窳夾雜。在編纂過程中，又可以再細分為下列三種類型：

- 一、純粹是輯錄之作，不加任何評注之語，例如郁履行《謔浪》、馮夢龍的《笑府》、《廣笑府》全是輯錄作品，對於每一則笑話型寓言不加編者任何意見。
- 二、雖是輯錄，然經編者改寫或添加意見者，例如趙南星《笑贊》即是，《笑贊》與其他同類笑話型寓言相較，比較突顯作意所在，往往在笑話故事之後列有「贊曰」一段文字說明、闡述、申論、演繹作意所在，是屬於揭露（說明）式的寓言，此類寓言雖是廣輯眾作而成，但是加上編者揭示的作意，使之較能呈現作者統一的思想或所欲達致的寓意效能。
- 三、改編自其他笑話書者，例如石成金《笑得好》二集，自於題目下標示改自何人之作，例〈剔燈棒〉題下自云：「笑騙人的，改潘游龍語」，因潘游龍有《笑禪錄》，內容相同，唯潘氏之作，有「舉、說、頌」三段論述，以演繹禪理，而石成金僅略取其意，稍加增飾，不重禪意闡述，以諷普羅大眾。又如〈瞎子墜橋〉題下云：「笑不放下自苦的，改劉元卿語」，蓋劉元卿有《賢弈編·應諧錄》，乃取〈盲苦〉一條，略加修飾而成。然而，石成金並非全取自他人之作，亦有自己蒐集編著者。

由於中國笑話書多文人編輯而成，重複收錄的情形非常普遍，一則笑話故事廣見他書之例甚多，正顯示了笑話在民間流動的普及性與流通性。

由作者類型觀之，中國笑話書以文人獨創者為少，多為流傳於民間而由文人收錄而成，二類型展現不同的內涵，茲將獨創與蒐編之笑話寓言之異同，臚列於次：

表三：創作型／編輯型之作者對照表

	創作型之「笑話寓言」	編輯型之「笑話寓言」
作者	常以真名示人，以表創製之初心。	常以假名，姑隱真實姓名。
內容	限於作者閱歷	來源多樣豐富
形式	有固定的寫作型態	無固定的篇幅或表述形式
文字表述	雅馴端正	嬉笑怒罵、淫哇侈靡在所難免
取材	文人創發，或取自流傳於民間笑話予以改寫。	蒐編自民間或友朋流傳之笑話
篇幅	簡潔、短少	篇帙眾多，或分卷而未分類，或有分卷亦有分類。
作意	常有固定創作旨趣，或在序文示現，或在文中揭示寓意。	因編選而成，雖有取材範圍及標準，然較易呈現駁雜情形。

凡是由文人撰寫而成的笑話型寓言，其篇幅、條數較少、內容較少；而由文人編輯刪訂而成者，其篇目類別既多，內容亦繁複多樣，故多分類或分卷以鑑別之。

今日所見之「笑話型寓言」大多是經由文人編寫而成或蒐自民間者，或略加潤飾修改，故能少去淫哇、猥瑣之作，然而民間文學本即反映社會現況，故而俚俗之作兼而有之，尤其《笑林廣記》中存有部份的葷笑話即是其例。

經由編纂、輯錄而成的笑話型寓言與二十世紀因為電腦而創發多向文本（typertext）的名詞與觀念，其最大的特色是多重閱讀與多重書寫，透過不同的讀者進行閱讀與書寫略有同異，現代的多向文本是一種新的詮釋型的「寫式閱讀」，此一趨勢儼然成為新時代創作與閱讀的新潮流，使原先固定的作者與文本邁向非線性的、多線性的、去中心性的、互動的、開放的範疇，並且消除作者與讀者的界線，讓讀者在閱讀中也能進行書寫的過程，其最大的效能是提供讀者參予書寫的空間，不再是作者獨自發言的「一言堂」，同時也使文本在重疊的書寫過程中成為多重文本，打破固定、線性的發展。而民間流傳的笑話寓言，也在流傳過程中不斷的增刪、填補新的素材、內容，最後才由固定的某一文人作蒐編定稿的工作，我們今日所見各種笑話寓言，亦是經過民間庶眾的流傳而成的，與今日之多向文本、多重書寫

有異曲同工之妙。

二、標示姓名／姑隱姓名之類型論

以上所論從撰寫或編寫的角度論之，我們再從姓名之標示方式觀之，有一類文人，敢自標名姓，例如李贄編《山中一夕話》、徐渭撰《諧史》、馮夢龍編輯《笑府》、《廣笑府》等等，顯示對「笑話」雖屬小道，亦有可資取道之處，故而敢以真實姓名或字號示人，另有一派作者，多姑隱其名，一則仍視此諧趣笑話為不經荒誕之談，遂姑隱其名，一則不欲人知其真實身份，避免無謂的紛爭。

根據龔鵬程先生所云，中國一直存在兩種作者觀，一是文人個別創作型，例如《離騷》之屈原，一是集團創作型，作者之名隱晦不彰，作品是集體增刪修潤而成的，例如《詩經》、《西遊記》、《水滸傳》等是流傳於民間的集體創作，後經某一文人整理編定而成。¹¹在存量甚多的明清笑話型寓言當中，多為流傳於各階層的笑話，再經文人整理編輯而成定本，所以輯錄的內容，或有重出，或有大同小異僅文字略異者；或有笑話故事相同，而取意不同者，凡此種種皆揭示重編整理的痕跡。

職是，存在笑話型寓言當中，對於作者之名的呈現方式，常有兩種類型：一類是自標名姓或字號，不作隱匿，一類是姑隱其名者，或以鮮為人知的字號標示之，此又有二種，一種是人知其真實姓名者，一種是人不知其姓名者，採用名號者，多不欲人知，遂以採用字號、別號來署名，以保持距離的美感，但是在姑隱其名之中，亦有由作序者揭露編者之身份、名姓者，例如《笑林評》作者及序者皆以字號名之，不欲人知其真實姓名，清人葉晝即在書前云：「今書所輯多借古今事林以所欲言，熱棒痛喝，真為人天眼目，乃作者序者悉自隱名沈彩，豈有概于嚴先生耶？余惜此意不白于世，僭以吾黨姓字一一表而出之，其稱四願居士者，吳在大也；釣鰲生者，李節之也；范宗文為繡佛弟子，周安期為齊莊子；張旅聞為明霞子，一衲子與焉，曰雲竺 為延清主人；後序為妙生，則憨憨子之弟哲卿與其侄長倩也；憨憨子為誰？則楊茂謙也。」（《笑林評·序》）指出作者及序者之姓氏及身份。

據上所論，我們就所知見之明清笑話型寓言來觀察，將創作／編纂、自標名姓／姑隱其名，及有無序言或題詞者，一一彙編成表，臚列於次，作為參照。

¹¹ 《文化符號學》（台北：學生書局，1982）〈第一章中國文人傳統之形成：論作者〉，頁3—46。

表四：笑話型寓言編著者姓名、題序一覽表

書名	編著者	文人獨創 或 編纂蒐集	自標名姓 或 姑隱其名	序言或題詞
調謔編	明王世貞	編著	標示姓名	
楮記室戲劇部	明潘瓊	纂集	標示姓名	
權子	明耿定向	撰著	標示姓名	
露書諧篇	明姚旅園客	纂集	姑隱姓名	
應諧錄	明劉元卿	纂集	標示姓名	
諧史	明徐渭	撰寫	標示姓名	
五雜俎	明謝肇淛	撰寫	標示姓名	
山中一夕話	明李贄	編纂	標示姓名	他序
舌華錄	明曹臣	編著	標示姓名	自序
諧語	明郭子章	彙編	標示姓名	
雅謔	明浮白齋主人	撰寫	姑隱姓名	
浮白主人笑林	明浮白主人	撰寫	姑隱姓名	
迂仙別記	明張夷令	纂輯	標示姓名	
七修類稿奇謔類	明郎瑛	撰寫	標示姓名	
談言	明江盈科	撰寫	標示姓名	
雪濤諧史	明江盈科	編寫	標示姓名	他序
謔浪	明郁履行	纂輯	標示姓名	
諧叢	明郁履行	纂輯	標示姓名	
笑贊	明趙南星	撰寫	標示姓名	自序
笑禪錄	明潘游龍	撰寫	標示姓名	
笑府	明馮夢龍	編纂	標示姓名	自序
廣笑府	明馮夢龍	編纂	標示姓名	
古今譚概	明馮夢龍	編纂	標示字號	眾序
新話摭粹詼諧	明起北赤心子	編纂	姑隱姓名	

類				
精選雅笑	明醉月子	輯選	姑隱姓名	
諧藪	明佚名	撰寫	佚名	
笑林	明佚名	撰寫	佚名	
續笑林	明佚名	撰寫	佚名	
解頤贅語	明佚名	撰寫	佚名	
胡盧編	明佚名	撰寫	佚名	
噴飯錄	明佚名	撰寫	佚名	
笑海千金	明佚名	撰寫	佚名	
時尚笑談	明佚名	撰寫	佚名	
華筵趣樂談笑 酒令談笑門	明佚名	撰寫	佚名	
笑林評	明憨憨子	編寫	姑隱其名	他序
听子	趙仁甫	編寫	標示姓名	自序
諧鐸	沈起鳳	編寫	標示姓名	他序
雅笑篇	李日華	纂輯	標示姓名	自序
廣諧史	陳良卿	纂輯	標示姓名	他序、多序
遺愁集	清張貴勝	纂輯	標示姓名	
三山笑史	清佚名	撰寫	佚名	
寄園寄所寄	清趙吉士	纂輯	標示姓名	自序
笑倒	清陳皋謨	纂輯	標示姓名	自序
增訂解人頤新 集	清趙恬養撰，後 人增訂	撰寫	標示姓名	
新訂解人蹟廣 集	錢德蒼	增訂	標示姓名	自序
笑得好	清石成金	纂輯	標示姓名	自序
看山閣閑筆	清黃圖珌	撰寫	標示姓名	自序
萬寶全書笑談 門	清毛煥文	纂輯	標示姓名	

廣談助	清方飛鴻	纂輯	標示姓名	
笑笑錄	清獨逸窩退士	編寫	姑隱姓名	自序
嘻談初錄·續錄	清小石道人	纂輯	姑隱姓名	
笑林廣記	清游戲主人	纂輯	姑隱姓名	他序
(程氏)笑林廣記	清程世爵	纂輯	標示姓名	自序
一笑	清俞樾	撰寫	標示姓名	

盱衡之，無論是原創作者或是編輯者，皆適度反應了兩種作者類型，其中又以編輯較多的笑話寓言揭示了此種文學類型的民間性格與普遍性。

從上面臚列的作者（含編者）來考察其社會位階，可發現其中以沈淪下僚的文人為多。

伍、作者創作意圖¹²之類型

笑話，原是博君一粲，然，若僅是一笑而已，不過如風花過眼，不足啟人，自漢代東方朔開始，俳優伶人詼諧笑談，皆有意而發，非徒笑噱，然而無論是文人刻意精撰或編纂而成者，同樣可以顯示作者或編輯者的意圖所在。

(壹)、依序、跋、題詞觀其賦意方式

作者意圖有明確與不明確兩種，明確意圖可從序、跋、題詞及文本逆尋，而不明確的意圖可由：一、文本呈示，包括材料的發現、選擇與組構方式，二、由釋義者或評論者揭露。而窺視作者意圖所在，最直接且最真切的論述具存乎序跋之中，是故序、跋、題詞（辭）、引言、敘言等等是我們觀覽、窺視作意的一扇窗，提供我們觀看該書的視野。

笑話寓言之書序種類，可分為下列二種：

一、以自撰與他撰為分類標準，又可分為二種，一是自序，一是他序，自序乃

¹² 本處所指「構作意圖」乃取廣義，包括實際的文人創作及編纂二種。

編著者自言撰述動機、目的、功能或編撰過程，例如馮夢龍《笑府》、李贄《開卷一笑》¹³、李日華《雅笑篇》、石成金《笑得好》、清人程世爵《笑林廣記》、獨逸窩退士《笑笑錄》等皆有自序；他序則是由知交友朋、弟子門人、傳刻者、再刪編者所寫之編纂過程、動機或功能，例如清代遊戲主人編寫的《笑林廣記》即由掀髯叟寫序，陳良卿《廣諧史》有李日華、及徐長吉二篇序。

二、依書序多寡為分類標準，又可分為二種，一是僅有一序，二是多序，而多序之中，有編者自序之外，再加上其他友朋作序，或全由友朋作序兩種，例如明代楊茂謙（憨憨子）編輯的《笑林評》是屬於多序，不僅有自序也有他序，依編排順序，內含有：文通子葉晝序、四顧居士序、長水衲僧敘、齊莊子敘、明霞子敘、憨憨子〈書笑林前〉、延清居士敘、繡佛弟子〈笑林評敘〉、憨憨子〈再題〉、海上釣鰲生〈笑林評題語〉、青蓮道人〈題笑林〉、妙生〈笑林後序〉等諸多序（敘）¹⁴，是屬於多序而作者之自序亦夾雜在其中。又，李贄《開卷一笑》前有自序，其後有一衲道人屠隆〈一笑引〉、髮僧慧顛〈題辭〉、幻生〈附錄〉三篇他序，該書之序亦含納「自序」與「他序」二種，此中揭示自序、他序同時含納在「多序」之中，交叉運用。以下我們從序、跋、題詞（辭）、引言、敘言等來觀察明清笑話型寓言的作意所在。但是，「他序」是由他人所寫之序，未必為作者或編者之意，有可能是作序者以己意揣度作者之意，或高談闊論自抒機杼，亦有可能作者之意不可得知，僅能透過「他序」來管窺作意。職是，序、跋、題詞（辭）、引言、敘言是一條管窺作意的窗口，同時也有可能引入作序者的思維中，此其不得不辨識者，而其意圖則有諷諭性、娛樂性意圖兩種，以下分論之。

一、諷諭性意圖

1、諷刺醒世，發聲振聵

無論笑話寓言是編纂或撰寫，皆有意圖存乎其中，有一類編纂者將其視為度世

¹³ 《開卷一笑》為李贄編寫，凡十四卷，後經笑笑先生重新刪定，並更名為《山中一夕話》。

¹⁴ 《笑林評》輯入明清善本小說叢刊初編第六輯諧謔篇，天一出版社。

金針者，擬借這種「謔而不虐」的體製來傳達作意，例如明人謝肇淛在《五雜俎》事部四云：「詩云：『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古今載籍，有可以資解頤者多矣，苟悟其趣，皆禪機也。」雖意在解頤，然也明示「苟悟其趣，皆禪機也。」的作意所在，故而以笑話形式呈現的笑話寓言，並非沒有嚴肅的主題，其主題反而包藏在嬉笑怒罵之中，暗自呈現，是故，清人石成金〈笑得好自敘〉云：「予乃著笑話書一部，評列警醒，令讀者凡有過愆偏私，朦昧貪痴之種種，聞予之笑，悉皆慚愧悔改，俱得成良善之好人矣。……但願聽笑者，入耳警心，則人性之天良頓復，遍地無不好之人，方知剋毒語言，有功于世者不小。」，其作意可知，石成金又在《笑得好初集》書前又云：「人以笑話為話，我以笑話醒人，雖然遊戲三昧，可稱度世金針。」可知石成金以此書來達致「笑話醒人」的效能。

又如清人俞樾以「發蒙振聵」作為諷勸之資，他在《一笑·一笑引》即開宗明義云：「夫古人著書，期於明道，若止以供一笑而已，又何足傳。乃讀釋氏之書，有所謂百喻經者，意存諷勸，而詞涉詼諧，如造樓磨刀，賣香賭餅之類，皆可采入笑林。然則撫掌啟顏之錄，其即發蒙振聵之資乎？余流覽古書，知古文章家自有此一體。……」可知笑話一體不可偏廢，在於撫掌啟顏，以達發蒙振聵之效。

清人黃圖珽也指出：「乃知詼諧中，固有大文章矣」，其在《看山閣閑筆》卷十五〈詼諧〉開卷云：「詼諧亦有絕大文章，極深意味，清婉流麗，聞之可以爽肌膚，刺心骨也。自漢東方朔以滑稽開其源流，迨後魏之嵇康、阮籍，晉之劉伶、張翰、陸機、劉琨、葛洪、陶潛繼起，宋之東坡、安石、元章、子昂諸名賢，皆善詼諧，然未必不從曼倩滑稽中而另出一源流也。相傳至今，偶一披讀，令人齒生香乃知詼諧中，固有大文章矣。」，可知文士早已洞知詼諧可以負載的意義非常的大。又如清人游戲主人編著《笑林廣記》前有掀髯叟之序云：「往往襲曼倩之詼諧，學莊周之隱語，清言傾四座，非徒貌晉人之風味，實深有激乎其中，而聊借玩世，此《笑林廣記》之所以不辭俚鄙，用輯成書，亦足見其一斑矣。」也揭示「實深有激乎其中」的作意，由此可知，歷代文士們早已洞知詼諧中自有諷勸存乎其中，其醒世作用不言而喻。

2、借古諷今，取資可戒

除了上述震聵啟聵之外，笑話寓言也可以借古以諷今人，以作為當下之資借，例如明人劉元卿在〈賢弈編敘〉中自稱：「輯古今人言行可為法戒者，粗作區目，

客至焚香拭几，取書讀一二品，以代弈棋云爾。」，明示「可為法戒」作為編輯的意圖所在，全書共分四卷十六類：懷古、廉淡、德器、方正、證學、敘倫、家閑、官政、廣仁、幹局、達命、仙釋、觀物、警喻、應諧、志怪。其中以「應諧編」三十八則與本文相涉，取以論之。然而，因是取古人古事可為法戒，故所選的內容與他書容有重複之處，由重複處亦可窺知文士編採意圖所見略同。復次，明代李贄《開卷一笑》亦有同觀，該書凡十四卷，後經笑笑先生刪其陳腐，補其清新，將宇宙間可喜可笑之事，齊諧游戲之作，重編為《山中一夕話》，三台山人並為之作序，其中有云：「竊思人生世間，與之莊嚴危論，則聽者寥寥；與之謔浪詼諧，則歡聲滿座，……昔人觀山中一局棋，歸來已經隔世。若得山中一夕話，又不知幾更甲子矣，十年書寧足道耶？」明確指出《山中一夕話》借謔浪詼諧、笑柄橫生之話以補世缺，俾能勝讀十年之書。相同看法的尚有明人鈞鰲生（季節之）在楊茂謙纂輯的《笑林評》前有題語，指出：「憨憨子有概於中，因取古今笑事，蒼為一林，遇笑處必更以笑破之，以故，微辭隱躍，評之寄意特遠，讀之者如醉之已醒，而夢之忽覺，非徒游戲三昧，蓋真能為宇內扶陽德者。」指出「微辭隱躍」，使有針砭之效，而憨憨子在序中亦自言：「笑林二卷，無非可笑，而一則一評，評尤可笑，總之胸中壘塊，藉微言以發之，以故，若眇、若邇、若鄙、若玄、若正、若反、若然、若否、若神奇為臭腐，或臭腐為神奇，詎令懸河之舌，當其塵談，且矚垣之眼昭夫券合，誠詼諧之壘培，而鼓吹之淵藪也，世必誦法之是而嘲弄之非。」，又在〈笑林評凡例批點法〉云：「是集雅俗並載，今古兼收，以人情喜好不同，或恐得此失彼耳，雖云戲謔，要之至理，姑以人心言之，本屬堂煌，誰令蔽塞」是知作意在藉微言以發蔽塞。

二、娛樂性意圖

1、博君一粲型

以笑話、諧趣博世人一噱者，亦不在少數，例如趙恆夫輯《寄園寄所寄》開宗明義云：「寄園主人曰：『人生七情，如喜樂愛欲，皆借笑以達之，笑亦何能一刻無者？顧昂昂七尺，勞心苦思，徒供他人之笑具，獨不可耳。杜牧之云：『人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余試作牧之插滿頭花，以博世人一噱』」。即明白揭示之，或如明人趙南星在《笑贊》「題詞」說明作意有二，其一在解頤，其二可為機鋒之助，其云：「可以談名理，可以通世故，染翰舒文者，能知其解，其為機鋒之助，

良非淺鮮」，揭示創作有其目的性，或為機鋒之助或為弛鬱滌性，非徒淺鮮之笑談而已。檢視現存之作，作意多端，或以助機鋒，或以宣鬱陶，或以達名理，皆有理存乎其中。馮夢龍在〈笑府序〉中亦云：「《笑府》集笑話也，或閱之而喜，請勿喜，或閱之而嗔，請勿嗔。古今世界，一大笑府，我與若皆在其中，供人話柄。不話不成人，不笑不成話，不笑不話不成世界。」說明古今世界是一個大笑府，大家皆存乎其中，供人笑柄，有笑話才成世界，以笑話精神存乎世界，其諧趣意圖或娛樂傾向較濃厚。又如清程世爵《笑林廣記》序云：「世有同我以譏刺勸諷有關名教者，非余之知音也；世有謂我以喜笑怒罵皆成文章者，則余之知己也。」程世爵以懂得喜笑怒罵來讀其文章者，才引為知己，而以譏刺勸諷有關名教讀之者，非其知音，蓋欲鬆解譏刺勸諷所形成的包袱，而以諧趣方式解讀者，方是知己者。

2、排憂解悶型

除了博君一粲之外，也有以笑話寓言來排憂解悶者，例如清獨逸窩退士《笑笑錄》序云：「事類鈔胥，賢猶博奕，知不足博大雅一粲，亦仍以供我之怯愁排悶而已。」即是其例。或如江盈科《雪濤諧史》前有冰華居士的〈諧史引〉指出：「仁義素張，何妨一弛，鬱陶不開，非以滌性。唯達者坐空萬象，恣玩太虛，深不隱機，淺不觸的。」揭示人生若只講仁義，鬱陶不開，何不放鬆心情，以洗滌人世鬱陶？趙南星《笑贊、題詞》也指出：「書傳之所紀，目前之所見，不乏可笑者，世所傳笑談，乃其影子耳。時或憶及，為之解頤，此孤居無悶之一助也。」揭示該書是解頤之作。又如馮夢龍《古今笑·自敘》云：「人但知天下事不認真做不得，而不知人心風俗皆以太認真而至于大壞。……非謂認真不如取笑也，古今來原無真可認也。無真可認，吾但有笑而已矣。無真可認而強欲真，吾益有笑而已矣。……」據李漁〈古今笑史序〉云：「同一書也，始名《談概》，而問者寥寥，易名《古今笑》，而雅俗並嗜，購之唯恨不早，是人情畏談而喜笑也明矣。」指出《古今笑》始以《談概》為名，人皆不喜，更名為《古今笑》眾人喜之。又如錢德蒼《增訂解人頤廣集》自序云：「坊本向有解人頤初集二集，搜索古今，摭拾卮辭，最膾炙人口，誦其歌詠，深可感發人心，浣滌塵臆，觀其詼諧，真可撫掌捧腹，悅性怡情。」可謂最佳詮釋。是故古今不可或缺此體即在此，可消解人世鬱陶。

(貳)、依編排理序觀其表意策略

依編纂方式可區分為：一、隨意編寫，無統整性質；二、分卷分類編寫，呈現有機結構。

一、隨意編寫之表意策略

在隨意編寫當中，有隨意摭拾編輯而成，亦有深含寓意，借事諷人之作，所著重者在於寓意的闡發而非外在形式機械的分類，例如憨憨子的《笑林評》、《續笑林評》皆有短評；江盈科的《雪濤諧史》每一則故事之文前、文後皆有一番道理闡述；趙南星的《笑贊》以「贊曰」揭示自己的看法；李贄的《四書評》，以短評表述自己的意見，凡此等等，所著重者，或在內容與寓意的闡發，或以諧趣筆法作四兩撥千金的簡評，以達發聾啟聵之效。

例如憨憨子（楊茂謙）《笑林評》（共有二卷）、《續笑林評》編寫內容隨機纂成，並無一編排理序，呈現隨意編寫的模式。又如江盈科《雪濤諧史》中輯有《雪濤小說》、《談言》，耿定向《權子》、王保定《摭言》、劉元卿《應諧錄》、王世貞《調謔編》、唐人朱揆《諧噓錄》、宋人邢居實《拊掌錄》、唐白居易《洛中九老會》、宋司馬光《洛中耆英會》¹⁵等共有十篇，其中前二篇《雪濤小說》、《談言》為江盈科所輯，餘非江氏所輯，而《諧噓錄》、《拊掌錄》、《洛中九老會》、《洛中耆英會》更為唐宋之作，僅有六則為明清所作。在這些作品當中，完全無統整性的組合，但是，作意卻是非常的清晰明白的，尤以江盈科的《雪濤小說》為然，例如〈鼠技虎名〉一文以僅有鼠技卻冒用虎名，用來諷刺天下冒虛名以駭俗者，文末云：「夫至於挾鼠技冒虎名，立民此者，皆鼠輩，天下事不可不大憂耶！」；〈任事〉一文以腳瘡伸入隔家，憑他家去痛，及裨將中流矢，外科儘管剪去箭，至簇在內膜則不關己事，用以諷刺當事者，其云：「今日當事諸公見事之不可為，而但因循苟安以遺來者，亦若委痛於鄰家，推責於內科之意。」，由此可知，雖然江盈科所輯的故事並無一統的理序，但是內容作意卻是非常明白顯要。

此類作品，呈現的任意性、隨機性較強，而寓意則雋永有味。

¹⁵ 由政治大學古典小說研究中心所主編的「明清善本小說叢刊初編」（台北：天一出版社）第六輯諧謔篇中列有《雪濤諧史》內輯有十卷，如前文所列，然此十卷與李曉、愛萍主編的《明清笑話十種》（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9）中的《雪濤諧史》內容或大同小異，然而前者是指輯十種書的內容，而後者是指一種書。

二、有機分類之表意策略

在明清的笑話寓言當中，有分類分卷之不同，例如馮夢龍的《古今笑》分作三十六類、《笑府》分作十三類、《舌華錄》分作十八類、游戲主人《笑林廣記》有十二類、劉元卿《賢奕編》有十六類，其他笑話寓言則多不分類，內容龐雜、凌散不整。

表五：明清笑話型寓言分類表

馮夢龍	古今笑	迂腐	怪誕	痴絕	專愚	謬誤	無術
		苦海	不韻	癖嗜	越情	佻達	矜嫚
		顏甲	貧儉	汰侈	貪穢	驚忍	容悅
		酬嘲	閨誠	委蛻	譎知	儂弄	機警
		微詞	塞語	雅浪	文戲	巧言	談資
		雜誌	口碑	靈跡	荒唐	妖異	非族
馮夢龍	笑府	古艷	腐流	世諱	方術	廣萃	殊稟
		細娛	刺俗	閨風	形體	謬誤	日用
		閨語					
曹臣	舌華錄	慧語	名語	豪語	狂語	傲語	冷語
		諧語	謔語	清語	韻語	俊語	諷語
		譏語	憤語	辯語	穎語	澆語	淒語
笑林廣記	游戲主人	古艷	腐流	術業	形體	殊稟	閨風
		世諱	僧道	貪吝	貧窮	譏刺	謬誤
賢奕編	劉元卿	懷古	廉淡	德器	方正	證學	敘倫
		家聞	官政	廣仁	幹局	達命	仙釋
		觀物	譬喻	應諧	志怪		

從上列的分類觀察，基本上，可分為：一、以題材分類者，例如馮夢龍《笑府》、《廣笑府》。二、以人物形象特質分類者，例如曹臣《舌華錄》，三、以身份位階分類者，游戲主人《笑林廣記》之僧道，四、以人物舉止行徑分類者，有劉元卿《賢奕編》

等，在笑話型寓言當中，有機分類的典籍佔量不多，目前常見的笑話書有：馮夢龍《古今笑》分為三十六類，《笑府》有十三類；曹臣《舌華錄》有十八類，清人遊戲主人《笑林廣記》有十二部，這些作品，分類詳贍，代表編輯者明辨體類，擘分內容的用心，同時也反映出蒐編之繁複與整理功夫之務實。另外尚有錢德蒼《增訂解人頤廣集》共有八卷：

卷一懿行集、嘉言集

卷二達觀集

卷三陶情集、曠懷集、寄感集、縈思集

卷四博趣集、滌煩集

卷五消悶集（詩謎）、寓意集、達識集、高致集

卷六敦倫集、驚奇集、樹德集、轉雅集（譏諷類、詼諧類）

卷七超群集（淡雅風流、敏捷穎悟）、寄懷集、辟蠹集

卷八讜言集、麗情集

從表五所作的分類觀察，基本上，可分為：

一、以題材分類者

例如馮夢龍《笑府》、《廣笑府》。

二、以語言風格特質分類者

例如曹臣《舌華錄》。

三、以身份位階分類者

例如遊戲主人《笑林廣記》之僧道等。

四、人物舉止行徑分類者

例如劉元卿《賢奕編》。

除了上述有機結構的分類編纂之外，尚有以特殊分類或排序方式呈現者，例如陳良卿編刻的《廣諧史》並非以分類為標準，而是以朝代先後為序，共有十卷：

一卷：唐宋十七人，計二十五篇

二卷：元十人，計十九篇

三卷：明洪武至成化十七人，計二十九篇

四卷：弘治正德十人，計三十篇

- 五卷：嘉靖初九人，計二十四篇
- 六卷：嘉靖中十人，計十七篇
- 七卷：嘉靖末隆慶十人，計十六篇
- 八卷：萬曆十九人，計三十七篇
- 九卷：世次無考者十二人，計二十一篇
- 十卷：姓氏無考，計二十四篇

以上凡一百十四人，計二百四十二篇，排序方式是以時代先後為序，與分類的作法迥不相侔。而《廣諧史》所蒐集的篇目與一般笑話型的寓言大相逕庭，主要原因是：一、以物擬人的傳記，另成一體的書寫方式，詞旨似若詼諧而議論實關風教。二、蒐集唐、宋、元、明諸朝諧趣的以物擬人傳記，首開傳記收編之始。統言之，有機結構是指有一編排的序列，而隨意編寫者，則呈現隨意、任意、點撥的性格，雖偶有良莠不齊的情形出現，但是編選者慧心巧構仍會被讀者發現的。

（參）、從文本（text）構作方式觀其表意策略

作者表述寓意的方式，基本上有兩種方式，一、作者主觀的出場，以贊、評、箴言或大發議論的方式呈現寓意所在，二、作者客觀地、冷靜地以故事呈現，不加任何寓意說明，令讀者自行契會。我們從明清笑話型寓言之構作方式逆尋作者揭示寓意的方式，以窺探其表意策略。

一、作者主觀出場，揭示寓意所指

作者有兩種類型，一是隱在的敘述者，以超然的書寫方式娓娓道出寓言故事，一是顯在的敘述者，令讀者感覺作者之存在，並導引讀者進入創作的意圖當中。一般而言，中國文學多以隱在的敘述者表述，例如詩歌多以曲言表意，重在意象的搏造與文字的凝塑。而在寓言當中，兩種表述的方式皆存有。我們根據揭示寓意的方式，釐析類別如下：

1、以題目或題詞揭示作意

《笑海叢珠》共三卷，其最大特色有二，一、在題目之下，指出作意所在。二、題目即揭示作意所在。例如〈名顯當時〉其題下揭示：「笑富人求割付」；〈家

兄取覆〉云：「笑官員愛財」；〈山前立功〉云：「笑武人得官」，凡此皆是題目之下另書作意所在，試以例明之：

一、

名顯當時 笑富人求割付

昔有士人，在書齋獨坐，月色明朗，忽聞窗外有人聲，一曰剛鬣將軍，一曰白髯主簿，相與談論，一曰：「名者造物所忌，我輩今日各有稱呼，名顯千世，然不免鼎烹之禍，奈何。」士人啟門視之，乃一豬一羊對坐。士人怒以杖擊之，躑躅不知所在。士人歸睡，次日，於文籍中見豬稱曰剛鬣將軍，羊曰白髯主簿，士人嘆曰：「畜生，你元來也有稱呼，今世臭銅如何不計一個割付。」

二、

家兄取覆 笑官員愛財

昔有一官員愛財，吏人知其意，以銀鑄成孩兒一個，安於小廳桌上，入內取覆云：「家兄在小廳取覆」官員入小廳徂見桌上有銀孩，袖以入宅後，此吏人因事喫棒大叫云：「且看家兄面」官員曰：「你兄絕自官到任，只一次見面，更不再來，所以打你」。

又如〈嘲買官〉、〈笑和尚〉、〈嘲行者〉、〈笑僧說因果〉、〈笑師姑〉等，皆以題目直揭所嘲諷的對象，例如：

三、

嘲買官

昔有人，有三女婿，長婿及第，次婿受父蔭，三婿買官，新年賀丈人，皆著官服拜見，丈人買酒坐間問婿曰：「長婿如何公服長，次婿如何公服齊整，小婿如何又短？」長曰：「私是及第，公服天子所賜，故偶爾長，公曰：「私受先父恩澤，公服係自染自裁，故齊整」小婿曰：「私是買官，公服只要遮得骨髻是矣。」

四、

笑僧說因果

昔有一人家，命僧修佛事，僧偶誦經于燕巢下，不料燕子拋糞于僧頭上，僧罵曰：「可惡，這鳥」主人在內聞之，恐其罵己，遂問因由，僧曰：「燕子拋糞于頭上，故罵之」主人曰：「事不偶然，果報經云：若問前世因，今生受，在是必是吾師未曾作僧時，也曾拋糞在鳥頭上來，故今日受此報。」

以上四則笑話寓言皆在題目或題目之下另書寓意，令讀者明悉，第一則表象指出連畜生皆有稱呼，富人如何不更有之，用之諷刺富人；第二則嘲官員收賄，貪得無厭；第三嘲買官者只要遮得骨臀便了，不管體面了；第四則寫僧誦因果經，適有鳥糞拋頭上，正是前世因、今世果，用以嘲諷僧人不知因果、妄說因果。

以上皆編作者有意圖式的指出作意所在。除上述之例，亦有分部分類者，以題詞明示作意，例如馮夢龍《笑府》共分十三卷，每一卷皆有卷名，卷名之下闡述所欲揭露或嘲諷的對象為何，例如〈古艷部〉所諷為眾人所艷羨的富貴者，〈腐流部〉所諷為腐儒朽敗不任之事；〈世諱部〉所諷為「笑貧賤之中可笑者，亦以笑世之笑貧賤者」；〈方術部〉笑「自在逾而成黑，雖小道，必有可笑者焉」；〈廣萃部〉諷僧道方外人士作衣食之緣求。凡此種種，皆在編輯之前已預立意圖。又如曹臣《舌華錄》九卷十八類，各類亦附有題詞，用以揭示諷刺的對象，作法同於馮夢龍的《笑府》。《舌華錄》十八部將妙語紛披、俯拾即是的各類人等雋永慧黠之語，輯錄其中，慧語類是收錄「智而不狂」者之語；名語類是收可垂後世之名語；豪語類收「視身如芥，慷慨之語」；狂語類收「視己虛若滿，視人高若下，除一身之外，無足以當雙眸者」之語；此亦在題詞明示作意之例。

2、以贊、評、箴言顯示作意或寓意

寓言必有「寓意」與「故事」，「故事」只是一種襯托，目的在突顯寓意，作者表述寓意的方式有二，一是揭露式（說明式），二是隱藏式（體悟式），若以直揭作意，令讀者感知寓意所指，即屬於第一型的揭露式，此一寫作策略在明清笑話型寓言當中屢見不鮮，例如趙南星《笑贊》、楊茂謙《笑林評》、《李卓吾評點四書笑》等，皆揭示作意於諸笑話故事之後。試以諸例明之。

一人拾甘蔗渣而啜之，恨其無味，乃罵曰：「那個饞牢，吃的這等盡情」。

贊曰：普天下人想吃甘蔗，垂涎十丈，既到手中，誰有吃的不盡情？有一等人啜的無味了，還不肯吐棄，轉更煩惱。此物本來甜，怪不得他難割捨也。

（趙南星《笑贊》）

有一甲科大尹，元是儒士中的，每遇闔學生員入見，甚是厭煩，常語人曰：「世間這一行人是多了的。」

贊曰：近來一二貴人每欲沙汰生員，殊不近人情，恐激成藍袍大王之變。此位人尹欲盡去之，卻甚容易，只將天下生員都改名儒士可也。（趙南星《笑贊》）

以上諸例皆是趙南星《笑贊》之引文，文後皆列有「贊曰」之例，作為作意之說明。事實上，在小說中亦有此例，例如沈起鳳《諧鐸》在故事之後有一段精簡的「鐸曰」，內以說明編者作意，例如〈狐媚〉一篇故事寫以色媚人，色衰愛弛；以金媚人，金盡交絕之故事，其後遂加一段「鐸曰」云：「此朱門上客，一面照心鏡也，打破天下人，多少衣鉢，亦是我輩大罪過處。」用「鐸曰」一段文字作為醒世金鐸。又如〈虎痴〉一篇寫老虎為霍小瑛除敵，霍小瑛願終身相守以報其恩，後霍氏死，虎猶取山獐野兔存恤其家，「鐸曰」：「有情痴者，必無傲骨，虎而痴，是失其虎性矣；然一言不合，掉頭竟去，不依然虎性之難馴乎，痴而能傲，是為真傲，傲而能痴，是為真痴。」說明虎之情痴。這些文後的贊、評、箴，其實皆襲自史傳中的「太史公曰」，在小說的敘寫傳統中，《聊齋誌異》文末的「異史氏曰」亦是此例之沿用。

復次，憨憨子《笑林評》有編者短評，觀其所選之笑話，再讀其所評之語，可窺其意，在正／反、然／否之間，試以例明之：

▲有人遇喜慶事，其友釀金一星往賀，乃密書封內云：「現五分，賒五分」已而此友亦有賀分，其人仍以一星答之，乃以空封往，亦密書其內云：「五分除訖，照例亦賒五分」。

無言不酬，無德不報。

▲一郎官年老，置媵妾數人，鬢白令妻妾互鑷之，妻忌其少，為群妾所悅，

乃去其黑者，妾欲其少，乃去其白者，未幾，頤頷遂空。又進士李居仁盡摘白鬚，其友驚曰：「昔則皤然一翁，今者公然一婆。」

孝當竭力，忠則盡命。

▲阮茂弘簡為開封令，有劫賊，吏白曰：「甚急」。簡方與客圍棋長嘯，吏曰：「劫急」。簡曰：「局上劫，亦甚急。」

官急不如私急。

故事之後的簡短文字，乃是「評」，是作者針對此一故事所作的簡評，前引文中，第一則「無言不酬，無德不報」、第二則「孝當竭力，忠則盡命」、第三則「官急不如私急。」皆是作者之評，指出作意所在，評語採用的敘寫策略或眇、或邇、或鄙、或玄、或正、或反、或然、或否、或化神奇為臭腐，或化臭腐為神奇，在莞爾之中，寓寄無限的想像空間，諷刺意味深蘊其中，令讀者自行體會。

3、以大發議論方式豁顯立意

江盈科《雪濤諧史》所編寫寓言故事之組構方式是：

理十事十理

即寓言故事之前，先說明事理，故事之後，揭發寓意，以達振聾啟聵。例如〈催科〉，文前先云：「為令之難，難於催科，催科與撫民往往相妨不能相濟」說明催科與撫民是相悖難能兩全之事，遂舉醫人自媒能治背駝，只管人直，不管人死活，繼而云之：「嗚呼，世之為令，但管錢糧完，不管百姓死，何以異於此醫也哉？雖然非仗明君躬節損之政，下寬恤之詔，即欲有司，不為駝醫可得耶？」明白揭示縣令只管催科，不管老百姓死活，猶如醫者只管駝直，不管人死活，二者類譬，有同工之妙。試以圖示之：

	人物	只管	不管
甲	醫者	醫駝直	人死活
乙	縣令	催科	百姓死活

本故事以甲譬乙，使讀者能透過簡單之甲事，來類比於乙事，使事理明白顯要，用以諷刺縣令之作為。又如〈妄心〉以一貧人偶拾一雞卵，喜告其妻，可為十年家當之計，及富有，可買小妻，其妻怒擊雞卵，夫告官府，官司曰：買妾是未然之事，奈何見妒。婦曰：除禍欲早。文末遂大發議論云：「噫，茲人之計利，貪心也，其妻之毀卵妒心也，總之皆妄心也。知其為妄，泊然無嗜，頽然無起，即見在者，且屬諸幻，況未來乎，嘻！世之妄意早計希圖，非望者，獨一算雞卵之人乎？」。江盈科所作之寓言，寓莊於諧，且直言揭示所欲傳達之意圖。

由是可知，編寫笑話書是有意作為，誠如馮夢龍《古今笑》前有梅惠連〈敘譚概〉云：「不有學也不足譚，不有識也不能譚，不有膽也不敢譚，不有牢騷鬱積于中而無路發擲也亦不欲譚。」或：「（梅子）夫羅古今于掌上，寄《春秋》于舌端；美可以代輿人之誦，而刺亦不違鄉校之公，此誠士君子不得志于時者之快事也」，……猶龍曰：『吾無學無識，且膽銷而志冷矣。世何可深譚？譚其一二無害者是謂概。』」雖自議無學無識，然亦明示作意所在。

4、以評點方式表述己意

採用評點方式揭示寓意者較少，然亦有其例，例如《李卓吾評四書笑》¹⁶即是。試舉例明之：

汪伯玉、司馬致政家居嘗度詞曲，謙言對客曰：世有三不朽，太上立德，不佞德薄，非所敢望也。其次立功，不佞老，無能為矣，其次立言，理學之途，載籍之府，俱未易窺，徂度一二曲調，以自娛耳，客曰：此亦一不朽，汪曰：何也？其次致曲，汪為之撫掌。

（評點云：）唐詩宋詞元曲，皆是立言，皆可不朽，司馬自作兩觀，宜來客

¹⁶ 該書輯入明清善本小說叢刊初編第六輯諧謔篇，國立政治大學古典小說研究中心主編，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另，黃聲慶有〈論「李卓吾評點四書笑」之諧擬性質〉一文，指出該書運用「諧擬」（parody）技巧，一方面扭曲和醜化聖賢經傳，抹消《四書》所維護的道德立場，一方面製造喧笑戲謔、怪誕荒唐，以玩世不恭姿態，宣洩對現實體制之不滿。請參《中華學苑》第五十一期。

之侮耳。下士曰：司馬也只怕講學的要爭班次。

魏博節度使韓簡性麤質，每對文士，不曉其說，心嘗恥之，乃名一孝廉講論語，翌日謂僚佐曰：「近方知古人淳樸，年至三十，方能行立，聞者大笑。

（評點云：）孔子五十纔曉得天命，纔讀得易經，怪道是三十纔站立得起來。

下士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要知孔子二十九歲時，還做官不得。

上一則用來諷刺韓簡之不懂論語文義，以為「三十而立」是三十歲才能站立之意，果真是個粗人，所以順其話語，還可以說「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是孔子二十九歲之前尚未能做官呢！此諷刺人不著惡字。又如：

或問樊遲之名誰所取，曰：孔子。樊噲之名誰所取，曰：漢高祖。復問：煩惱是誰所取，曰：是自取的。

（評點云：）樊遲麤，樊噲也不細，煩惱定是個慥人。

以「樊」、「煩」同音，取諧音來說明樊遲是個粗人，樊噲也是個粗人，那麼「煩惱」定也是個慥人，此一評點用來說明「煩惱自取」，雖是簡語，卻發人深省。

由上面數例來觀察，評點之作用，有時是用來揭示作意所在，有時卻是正言若反，用來嘲諷時人。

李贄，號卓吾，別號溫陵居士，明福建晉江人，生於明世宗嘉靖六年（1527），卒於神宗萬曆三十年（1602），二十六歲中進士，三十歲為河南輝縣教諭，五十一歲任雲南姚安府知府，三年後辭官，晚年著書講學，對當時政治、學術多有批判，觸怒當道，屢下獄，後於獄中自殺，最有名的著作是《焚書》及《初潭集》。李贄勇於批判，在《李卓吾評四書笑》中可看到其對傳統四書的嘲諷及逆作的見解，鬆動傳統對經典的衛道性格，並且質疑聖人的地位。其云：「夫學者既以多讀書識義理障其童心矣，聖人又何用多著書立言以障學人為耶？童心既障，於是發而為言語，則言語不由衷；見而為政事；則政事無根柢；著而為文辭，則文辭不能達。非內含以章美也，非篤實生輝光也，欲求一句有德之句，卒不可得。所以者何？以童心既障，而以從外入者聞見道理為之心也。」（《焚書卷三·童心說》）指出童心為一切本源，多讀書識義理則是障蔽童心，童心障蔽則言語不由衷，政事無根柢，文辭不能達意，正是以層遞法來說明童心之重要。李卓吾勇於批判時代及學術，難怪

不見容於當時，屢次下獄，但是，其所提出來的見解，質疑道統文化，挑戰傳統與聖人，言人所不敢言者，莫怪乎當道者為之悚慄。

二、作者客觀呈示寓言故事，不加點撥寓意

大部份的笑話寓言，不明示作意所在，只以客觀的寓言故事呈示，欲令讀者自行體會作意所在，如李贄《山中一夕話》、石成金《笑得好》、遊戲主人《笑林廣記》、程世爵《笑林廣記》、退逸窩居士《笑笑錄》等皆是，試舉例明之。

- ▲ 有兩個惡人同居，齊患背瘡，請醫人醫治。醫人看了一個，又看第二個，大驚曰：「那個人的心害壞些，還可醫治，這個人的心竟壞通了，叫我如何醫得好？」（《笑得好·心壞通》）
- ▲ 有祝壽曰：「願翁壽如松柏」翁愁眉不喜，曰：「松柏終有枯時」，又有祝壽曰：「願翁壽比南山」，翁也愁眉不喜，曰：「山也終有爛時」二人問曰：「松柏、南山如此長久，俱不喜歡，請問翁意如何才能如願？」翁點頭曰：「依我的心願，不論過幾千幾萬年，只是不得死」（《笑得好·不得死》）
- ▲ 六弟兄同居旅店。老大登廁，見糞坑內有一柿子，驚訝說：「是誰的心落在這裡？」適店東看見，也誤認是心，來問老大。老大說：「不是我的心，我的心是黑的，不能那樣赤。」又問老二，老二說：「也不是我的心，我的心不在胸中，現在脅下。」又問老三，老三說：「更不是我的心，我的心是兩個聯在一處，人人常說我有二心，我何嘗是一個心？」又問老四，老四說：「我的心早已丟了，至今尚未去尋，所謂有放心而不知求者，即是我。」問老五，老五說：「我的心早壞了，若不是膽包著，早掉了。」又問老六，老六說：「我生下來就沒有心，故人常罵我天生來沒良心，我何有過心？」（《笑笑錄·問心》）

以上第一則是指惡人之心壞透了，不可救治，第二則是指人心不足，欲求長壽，第三則用來諷刺儒者說心談性，六個層次：黑心、心不在焉、二心、喪心、心壞、無心，用來嘲諷理學家大談心性之學。諸如此類未明示作意者，反是笑話寓言之大宗，因不指實何事何人何物，故其效能反有無限的可能性，令讀者自己契會，使寓意可聯類觸發，想像空間更寬闊。

綜上所言，寓言之作者不論是出場或不出場，寓意說明或不說明，雖然各自迴

異，觀其效能：一、作者主觀出場者，表現出直言不諱、揭發社會弊端或人情百態的情狀。二、作者客觀表述者，表現出：曲隱其事，發人深思，或鉤深棘微，深中肯綮的效能。

陸、明清笑話寓言之文化意義

笑話型寓言沿承中國人對文學的重視，雖然採用滑稽、諧趣手法為之，但是，所要表現的，仍是其端正的諷刺效能，所以「寓莊於諧」示現了中國人的幽默感，不以端正之言來表述嚴正的議論，反而以四兩撥千金的詼諧手法來展現劇力萬鈞的諷戒意旨，從《詩經》的「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衛風·淇奧》），《史記》的「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滑稽列傳》），以及《文心雕龍》的「會義適時，頗益諷誡」（《諧讖篇》）皆提到滑稽、笑話雖為小道，皆有正面的肯定，所以笑話寓言也沿承這樣的脈流，一直存在「寓莊於諧」的表述手法，冀能達成「有益理亂」的目的性。

笑話的類型有二，其一僅是提供莞爾一笑、博君一粲的娛樂性質。其二是笑話之外，尚能提供新的省思，發人深省者屬笑話型寓言，大抵而言，笑話往往不僅是提供笑話，引發笑意而已，尤其是要在諧趣的笑意之外，揭示深沈的人世思考，或是人性的刻摹或是社會百態的示現，透過這些「言內意」與「言外意」，所要開顯的是對社會現狀的透視作用，並藉由這種透視，達到「言者無罪，聽者足戒」的效能。人生的幽默與嚴正在這裡得到了調整。

笑話型寓言並非明清兩朝獨特的產物，它的精神是沿承先秦以降的「有益理亂」、「有關名教」的傳統，只是更加推而擴之，成為時代獨樹一格的標幟及窗口，而這個窗口為我們開發了新的視域可用諧趣的面向來觀察明清兩朝的人情世故及社會百態，是故，笑話與寓言合流乃因承於傳統的「戲而不謔」、「可以解紛」的作用，也可開發出文人表抒心臆的新路向。

「寓言」之表述，原在於闡發曲隱難達的情志，藉由故事的託喻、取譬、象徵等手法達到諷刺、諭示、警戒的效能，尤其先秦時代，諸子們對治於時代的板蕩，六朝唐宋諸文學家面對世局的困阨，明清文士則以詼趣方式諷誡時人或社會情狀以消解人世之浮沈、個己之偃蹇，故常以擬容取譬的方式來宣示自己的理念、學說，且為了避開直斥、訾議的難堪，不得不以寓言設譬方式來表述，以達「言者無罪，

聞者足以誠」之遠災避禍的功能，所以寓言一直是一種具有「功能性」而能達到「目的性」的寫作技法，在後世發展中，更由政治的、社會的功能性質，轉向文學性質濃厚的寫作方法，例如唐宋文人已將寓言由依附於政教，獨立成篇，完整自足。

我們從明清笑話寓言來體會，取材的內容非常的多元化與多樣化，有從制度面來反映現況，例如對私學教育制度中的蒙師、東家、學生的嘲諷，或是公學中的薦舉不公；對醫政、郎中的反諷；對官場文化的刻意譏刺，以及對某些偏勝的人物特質多有針砭，這些取材的對象，以及取用的內容，莫不以四兩撥千金的方式為之，將嚴肅的課題置入令人莞爾一笑的詼諧中，以解消沈重的表達方式，這種「寓莊於諧」的手法，就是中國人表達幽默的特殊技法，自先秦的孟優、旃優始，即形成一種「微言談中，亦可以解紛」的效果。

一、對明清社會批判、解壓與敵對的寬釋

如果從社會學的角度觀之，幽默感的建立，可以當作生活的潤滑劑，適當的調和人與人之間的磨擦，所以從社會學角度來看，亦有其正面效應，可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促進社會關係。幽默與人際關係，在西方學者的論述當中，可化約為四種學說：

1、Martineau (1972) 與 Foot (1991)

認為幽默可構成、促進社會進步

2、Hermen (1988)

幽默能改變或調整人際間的距離，並可表達負面情緒。

3、Lorenz (1963)

若一群人能為同一事大笑，表示有共同的生活經驗、態度或信念，人類會喜歡擁有相似態度或價值的人。

4、Powell (19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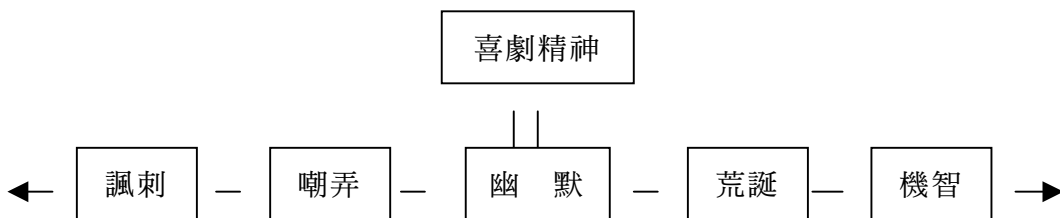
經由幽默嘲笑，團體成員能接受團體規範且認同團體。

由上所列各家說法可知，幽默不僅可正面調整人際關係，讓一群有相同信念或生活態度、經驗者達到相同的共感，而且產生強烈的認同感，這種凝聚的力量非常的龐大，可以促成社會進步。若從宣洩的角度來觀看，亦可抒發個人負面的情緒，將不愉悅的情緒藉由幽默的方式來傳達，以解消敵對、仇視的態度，轉化成一種諧而不

諛的笑語，或者是在幽默中達到批判社會的方式，以談笑方式化解，例如對明清吏治之無所不取、貪婪巧奪之形象刻畫傳神入骨，有〈五大天地〉、〈有天沒日頭〉、〈青白眼〉、〈宣州土地公〉等皆揭露官吏之豪取巧奪、或不辨是非，胡亂判案之情事，讓人在讀後引發深思，而表述者亦在宣達的過程中達到宣洩的作用。從弗洛伊德的心理學角度來觀看，因受外力衝擊而不得不採取的防衛機制當中，有昇華作用，有認同作用，有否定作定、轉移作用等等，這些作用的目的不過是轉化情緒的一種方式，在面對社會各種不合理的現狀，透過莞爾一笑來達到「意在微諷」、「善為笑言，然合于大道」，不失一種調劑的良法，所以笑話寓言不僅是一種「解紛」的方式，亦是對各種不平現狀的反映，藉由這種方式，寬釋了敵對的立場，同時也達到了宣洩的目的。

在明代取消宰相制度，達到君主極權的最高峰，以通俗文學中的笑話來解構生命的威脅、存在的壓力，出之以諧趣，未嘗不是一種很恰當的表述方式，而清代的高壓懷柔政策之下，屢興文字獄，文人轉化表述的方式，以諧而不諛的方式，達到警戒與嘲諷的效能，自是笑話可以擔其任者，所以，從社會學批判的角度觀之，我們看到了流傳在市街中的通俗笑話，已將俚俗的笑話，轉化成對社會文化以及各種行為人物的針砭，負載了社會文化的意義。

根據閻廣林所言，喜劇的創造動機往往是多元而非單一的，而在多元的動機當中，有純粹逗人一笑者，有感情或契約關係則是有社會功利目的，而有些是出於情感欲求的宣泄，故而有理性策略之考慮，也有應付解脫的類型，更有揭露鞭撻的社會批判，或是歌頌贊美的美學肯定，所以喜劇精神有積極／消極、主動／被動、肯定／否定、自覺／非自覺的性質。¹⁷閻廣林並且將喜劇傾向大致分作五類：



¹⁷ 請參看閻廣林《喜劇創造論》（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7），第三章〈喜劇傾向〉，頁147。

指出「幽默」是「喜劇」的中心，而「諷刺」和「機智」是喜劇的邊緣¹⁸，從這個圖表中，我們可以體會閻廣林企圖為喜劇及其邊緣性質建構一套由近而遠的系譜，揭示幽默與諷刺、嘲弄、荒誕、機智是有程度上的區別及遠近親疏的距離，事實上，這樣的分法在某種意義上而言，是足以區分幽默與諷刺、嘲弄、荒誕、機智各者之間的異同，但是，從正／負面而言，並未能為我們指出哪些是屬於贊美、歌頌的正面肯定？哪些是屬於負面的批判、指責，也就是說，我們無法透過這樣的分類，看出正反兩面的意義性質。而在西方的用法當中，無論是機智（wit）或是譏笑（ridicule）、反諷（irony）、嘲諷（sarcasm）、譏諷（cynicism）或是諷罵（the sardonic）、痛罵（invective）等等，皆是負面的語詞，依靠藝術技巧來達到目的，¹⁹這種說服或批評的方式與中國溫柔敦厚的諷諭傳統：「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不啻有天壤之別，所以，我們在觀覽笑話寓言中，雖然也有譏諷、嘲弄之作，但是，目的性卻不僅在於譏諷、嘲弄而已，而是藉由這些詼諧的表述方式來達致警惕或省思的目的性，除了以「悅人」的手法表之，同時也借此而欲達到「誨人」的目的，職言之，「悅人」是一種表述的藝術技巧，「誨人」則是其所要達到的效能。

所以筆者認為「寓莊於諧」，所表現的技法，可以分判為兩系，一是正面肯定的贊美，例如頌美、機智；而負面的意義在於：嘲諷、批評、揭露等，而所採用的技法皆是諧趣方式為之，不僅用來批判社會現狀，也用來自我批評或批評他人，使社會情況，一一表露出來，並藉以表達一己溫柔敦厚之情。

¹⁸ 請參看閻廣林《喜劇創造論》（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7），第三章〈喜劇傾向〉，頁150。

¹⁹ 請參看見 Arthur Pollard〈何謂諷刺〉（Satire by Pollard），第三章方法與方式，董崇選譯，輯入《西洋文學術語叢刊》（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8再版）上冊，頁288。文中指出機智（wit）是用一種靈巧又出乎意料打擊來傷害人，而結構簡潔的格言句（epigram）是機智所喜愛的工具。譏笑（ridicule）。反諷（irony）用歪曲、顛倒來做它的武器，它不僅是歪曲，它還包括了含蓄，暗示與省略等效果。嘲諷（sarcasm）是沒有秘密與巧妙的反諷，它基本上是偶發的與言語方面的，也較反諷粗野。譏諷（cynicism）以及諷罵（the sardonic）兩者關係很密切，兩者都源於一種深深的醒悟感，譏諷的批評是以空虛的笑聲為背景做出來的，而諷罵評論則悲觀得甚至於無法接受空虛的笑聲，諷罵是一種寧願哭也不願笑的一種方式。苦諷（the sardonic）要設法加以控制住的忿怒在痛罵（invective）中爆發出來了。見 Arthur Pollard〈何謂諷刺〉（Satire by Pollard），第四章語氣，董崇選譯，輯入《西洋文學術語叢刊》（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8再版）上冊，頁290—300。

二、「笑話型寓言」打開觀看明清文化之視野

西方在論述「文化」概念時，往往採用「缺席的／存在的」(absent/present)的「他者性」(otherness)來定義，而定義「通俗文化」時則往往採用對照性質及相同性質來說明概念，例如：通俗文化／精緻文化是對立性的，而通俗文化與民俗文化、大眾文化、商業文化是近義的。²⁰但是其中也透顯出通俗文化作為「他者性」的性質。根據約翰·史瑞都也指出定義通俗文化的方式至少可以勾勒出六種定義：

- 1、威廉斯：對「通俗」指出四個通用的定義：「多數人非常喜愛」、「次級的作品」、「刻意迎合眾人口味的作品」、「人們為自己所製造的文化」，也就是把通俗文化當作廣受許多人們喜愛的文化。
- 2、以排他性來定義精緻文化，剩餘的就是通俗文化，精緻文化是個人藝術創作的成果，而通俗文化是大量生產的商業文化。法國社會學家(Pierre Bourdieu)指出這種文化區分往往被用來支持階級的畫分。
- 3、將通俗文化定義為「大眾文化」，而大眾文化就是毫無希望的商業文化。通俗文化是大量生產大眾消費的文化，其閱聽者是大群無法分辨的消費者，這種文化本身是公式化的、操控的。
- 4、主張通俗文化是來自於「人民」的文化，反對任何將通俗文化當成是社會統治上層強加給「人民」的觀點，是一種「真實」的「人民」文化，是民俗的文化，是一種屬於人民、為人民存在的文化。
- 5、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是義大利馬克思主義者，以政治霸權發展出來的概念，認為通俗文化不是大眾文化理論家口中的強制文化，也不是由下而上發展而來，屬於「人民」自發的反對文化，而是兩者交換和協商的場域。是一種「妥協平衡」的內移動。
- 6、受後現代主義辯證影響，主張後現代文化就是不再承認精緻文化和通俗文化之間的區分，是模擬「真實」和「商業」文化之間的區分。

從以上分析可知，西方對通俗文化的定義，往往各有自己存在的立場，並據以發揮

²⁰ 請參看《文化理論與通俗文化導論》(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台北: 巨流, 2003.8 三版)第一章何謂通俗文化, 頁 1-30。約翰·史都瑞(John Storey)原著, 李根芳、周素鳳譯。該書第一章先論何謂文化、意識形態, 再導出通俗文化的定義, 其次再論通俗文化作為「他者」的特殊性質。

論點，我們再來反思中國的通俗文化，從俗文學的角度來觀看，笑話原本就是一種通俗文化，非菁英文化，而且在中國文學的脈流當中，一直非居於主流地位，是一種流傳於民間、庶眾的文化，所以也是一種大眾文化，是與上層政治面較疏離的人民之間所流傳的文化，屬於普眾文化，同時也因為是大眾化、流傳性廣，所以難以顯現精緻的一面，我們看到的笑話寓言，不避俚俗，戲謔的方式來表現，一方面以諧趣的方式呈現令人發噱的內容，一方面則具有醒世作用內蘊其中。

柒、結語

透過民間笑話的流傳，政治上的貪官污吏無所遁形，薦舉不公的情形一覽無遺，同時，各種人情百態，世情冷暖一一具現在流傳的笑話中，將笑話編者的意圖廣為散佈，是不是更加深化了內容？

明代人如何注視自己存在的處境？清代人又如何注視自己面臨的困境？以幽默詼諧的方式來反思自己社會家國存在的關係，一方面透過諧趣的方式達到自我解構、消解，一方面也希望透過諧趣的方式達到重新關注人文面向。其實，所有的解嘲背後，有更深刻的省思與沈痛，面對沈疴，到底如何表述，是一種技術，也是一種藝術。²¹

〈美〉瑪哈德 L·阿伯特曾經指出分析幽默可以考察種族團體基本模式，及隱含的屬性、信仰、目的及動機，對幽默創作者而言，種族幽默的設想能直接或間接地展示原型心智印象、潛在的信念、屬性及原型情感等。²²這種論述揭示各族群不同的思維模式及各種信仰、風俗民情等，我們也藉由這扇笑話寓言的窗口來重新凝視、審察明清的社會框架。從藝術觀點而言，笑話寓言所負載的內容就是寓意所在，而其採用的方式是詼諧的、有趣的，甚至是一種暗示的美感機制，通過語言、表情、行動或符號來暗示一定的符意或指向。

²¹ 至於幽默可能達致的效能及其魅力，《幽默美學》（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9）第八章臚列了十項：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藝、教育、科技、醫療、人際、家庭幽默。從這些分類中，我們可以體會幽默是無所不在，無所不影響的，而分類卻未能窮盡幽默可以含攝的範疇。

²² 請參見《幽默與笑：一種人類學的探討》（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1）〈美〉瑪哈德 L·阿伯特著，金鑫榮譯，頁 119—120〈作為文化的種族幽默〉。

皮亞傑也曾經揭示我們，人類的認知過程有二個發展過程，一是同化過程，一是順應過程，「同化」是認知主體在受到外來刺激時形成的心理圖式，也就是以認知結構來解釋、說明對象。「順應」則是認知主體和刺激物進行相互作用，改變心理活動和各種心理圖式以適應對象的過程，在道德與美感衝突時，如何以道德情感召喚藝術美感，是一種與社會情境或個人情境非常密切的深化作用，笑話寓言即是「寓教於樂」的方式來暗示寓意所在，期能達到諷誡的效能。

經過歷史的汰洗，明代的君主極權、清代的外族統治早已淪逝在歷史潮流之中，然而我們面對笑話型寓言以嬉笑怒罵的方式呈現各種社會面向，並且負載一定的社會文化意義於其中，是不是也能體會到笑話寓言表現的方式不是天骨開張的衝扶羅網，而是一種沈痛的省思？

歷史已往，不可重回，而我們是否也從中得到了啟示呢？

附表一：寓意表述類型表

書名	作者或編纂者	有無寓意	寓意揭示方式	有題／無題 暨 散式／系列式
調謔編	明王世貞編	有寓意		
楮記室戲劇部	明潘埴纂集	部份		
權子	明耿定向撰	有寓意		有題
露書諧篇	明姚旅園客纂	有寓意		
應諧錄	明劉元卿纂	有寓意	明示寓意	有題
諧史	明徐渭撰	有寓意		有題
五雜俎	明謝肇淛撰	有寓意	前有題辭	
山中一夕話	明李贄編	有寓意		
舌華錄	明曹臣編著	部份		
諧語	明郭子章彙編	有寓意		
雅謔	明浮白齋主人述	部份		有題
浮白主人笑林	明浮白主人述	部份		有題
迂仙別記	明張夷令輯	有寓意		系列式

七修類稿奇譚類	明郎瑛撰	有寓意		有題
談言	明江盈科撰	有寓意		有題
雪濤諧史	明江盈科撰	有寓意		有題
謔浪	明郁履行輯	有寓意		有題
諧叢	明郁履行輯	無寓意		有題
笑贊	明趙南星撰	有寓意	贊曰	
笑禪錄	明潘游龍撰	佛教寓言	頌曰	
笑府	明馮夢龍編	有寓意		
廣笑府	明馮夢龍編	有寓意		分類有題
古今譚概	明馮夢龍編	有寓意		
新話摭粹詼諧類	明起北赤心子編	無寓意		
精選雅笑	明醉月子選輯	有寓意	偶有指出寓意	
諧藪	明佚名撰	無寓意		
笑林	明佚名撰	有寓意	笑林評曰	
續笑林	明佚名撰	無寓意		
解頤贅語	明佚名撰	有寓意		
胡盧編	明佚名撰	無寓意		
噴飯錄	明佚名撰	有寓意		
笑海千金	明佚名撰	有寓意	題目即寓意	
時尚笑談	明佚名撰	有寓意	題目即寓意	
華筵趣樂談笑酒 令談笑門	明佚名撰	有寓意	題目即寓意	
笑林評	明憨憨子	有寓意		
听子	趙仁甫	有寓意		
諧鐸	沈起鳳	有寓意		
雅笑篇	李曰華	有寓意		
廣諧史	陳良卿	有寓意		
遺愁集	清張貴勝纂輯	有寓意		

三山笑史	清佚名撰	有寓意	以詩為諷	
寄園寄所寄	清趙吉士輯	有寓意	前有寓意	
笑倒	清陳皋謨輯	有寓意		
增訂解人頤新集	清趙恬養撰，後人增訂	有寓意		
新訂解人頤新集	清錢德蒼	有寓意		
笑得好	清石成金撰集	有寓意	書前有辭	
看山閣閑筆	清黃圖秘撰	有寓意	書前有辭	
萬寶全書笑談門	清毛煥文纂	有寓意		
廣談助	清方飛鴻纂	有寓意		
笑笑錄	清獨逸窩退士編	有寓意		
嘻談初錄·續錄	清小石道人纂	有寓意		
笑林廣記	清游戲主人纂	有寓意		
(程氏)笑林廣記	清程世爵纂	有寓意		
一笑	清俞樾撰	有寓意	前有辭	

參考書目

壹、笑話寓言典籍

- ▲中國笑話書 楊家駱主編 台北：世界書局 1961年6月初版一刷 1996年3月二版一刷（內含七十一種）
- 笑林 魏：邯鄲淳
- 陸氏笑林 晉：陸雲
- 啟顏錄（敦煌卷子本）隋：侯白
- 啟顏錄（太平廣記本）隋：侯白
- 啟顏錄（類說本）隋：侯白
- 啟顏錄（續百川學海本）隋：侯白
- 啟顏錄（廣滑稽本）隋：侯白
- 啟顏錄（捧腹編本）隋：侯白
- 諧噓錄 唐：朱揆
- 笑言 唐：佚名
- 群居解頤 宋：高懌
- 調謔編 明：王世貞編
- 遯齋閑覽諧噓 宋：范正敏
- 軒渠錄 宋：呂居仁
- 善謔集 宋：天和子
- 開顏錄 宋：周文王已
- 絕倒錄 宋：朱暉
- 漫笑錄 宋：徐慥
- 諧史 宋：沈俶
- 籍川笑林 宋：佚名
- 拊掌錄 宋邢君實
- 事林廣記風月笑林嘲戲綺談 宋：陳元靚
- 稗史志談 元：仇遠
- 群書通要滑稽類附嘲謔 元：佚名
- 楮記室戲劇部選錄 明：潘埴

- 權子 明：耿定向
 山中一夕話 明：李贄
 露書諧篇 明：姚旅
 應諧錄 明：劉元卿
 諧史 明：徐渭
 五雜俎 明：謝肇淛
 詣語 明：郭子章
 雅謔 明：浮白齋主人
 浮白主人笑林 明：浮白主人
 迂仙別記 明：張夷令
 七修類稿奇謔類 明：郎瑛
 談言 明：江盈科
 雪濤諧史 明：江盈科
 謔浪 明：郁履行
 諧叢 明：鍾惺
 笑贊 明：趙南星
 笑禪錄 明：潘游龍
 笑府 明：馮夢龍
 廣笑府 明：馮夢龍
 古今譚概 明：馮夢龍
 新話揄粹詼諧類 明：起北赤子心
 新話揄粹詼諧類 明：起北赤子心
 精選雅笑 明：醉月子
 諧藪 明：佚名
 明笑林 明：佚名
 續笑林 明：佚名
 解頤贅語 明：佚名
 胡盧編 明：佚名
 噴飯錄 明：佚名
 笑海千金 明：佚名

時尚笑談 明：佚名
 華筵趣樂談笑酒令談笑門 明：佚名
 遺愁集 清：張貴勝
 三山笑史 清：佚名
 寄園寄所寄 清：趙吉士
 笑倒（附半庵笑政） 清：陳皋謨
 增訂解人頤新集 清：趙恬養
 笑得好初、二集 清：石成金
 看山閣閑筆 清：黃圖秘
 萬寶全書笑談門 清：毛煥文
 廣談助諧謔編 清：方飛鴻
 笑笑錄 清：獨逸窩退士
 嘻談初錄·續錄 清：小石道人
 笑林廣記 清：游戲主人
 程氏笑林廣記 清：程世爵
 一笑 清：俞樾

▲ 艾子雜說、艾子後語、艾子外語、憨子雜俎、雪濤小說、陶菴夢憶 台北：世界書局

▲ 國立北京大學中國民俗學會民俗叢書 婁子匡主編 東方文化書局復刊

宋人笑話（笑海叢珠、笑苑千金）（第六冊）

動物寓言與植物傳說 江介、林蘭編述（第十二冊）

歷代滑稽故事 方成編纂（第九十五冊）

上代人物笑話 二冊 獨逸窩退士編（第二三八冊、二三九冊）

中國古代笑話選注 王利器、王貞王民選注 北京出版社 1984年6月

明清通俗笑話集 陳如江、徐侗纂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年4月

笑藪（古代笑話卷） 楊亮才、關艷如編著 1998年3月

▲ 笑林廣記二種 廖東輯校 濟南：齊魯書社 1998年4月二刷

笑林廣記 清：游戲主人

笑林廣記 清：程世爵

▲ 明清笑話十種 二冊 李曉、愛萍主編，西安：三秦出版社 1998年9月

笑贊 明：趙南星

雪濤諧史 明：江盈科

古今笑 明：馮夢龍

笑府 明：馮夢龍

山中一夕話 明：李贄

舌華錄 明：曹臣

笑得好 清：石成金

笑林廣記 清：游戲主人

笑林廣記 清：程世爵

笑笑錄 清：獨逸窩退士

▲ 明清善本小說叢刊初編 第六輯諧謔篇 政治大學 天一出版社

增訂解人賢廣集 八卷 錢德蒼

雪濤諧史 十卷 (內含十種笑話書，有五種符合明清範圍)

江盈科 《雪濤小說》

江盈科 《談言》

耿定向 《權子》

劉元卿 《應諧錄》

王世貞 《調謔編》

開卷一笑 李贄

听子 趙仁甫

笑林評 楊茂謙

續笑林評 楊茂謙

笑海叢珠 佚名

笑苑千金 佚名

東坡居士佛印禪師語錄問答

李卓吾先生評點四書笑 李贄

雅笑篇 李日華

貳、專書及今人相關著作

一、文化理論

- 文化與社會 Jeffrey C. Alexander, Steven Seidman 主編 吳潛誠總編校 台北：
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87年3月二刷
- 文化與自我——東西方人的透視 A.馬塞勒等著 任鷹等譯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 文化人類學的理論構架 莊錫昌、孫志民編著 台北：淑馨出版社 1991年2月
- 文化 Chris Jenks 原著 王淑燕、陳光達、俞智敏譯著 國立編譯館主譯 台北：
巨流圖書公司 1998年5月
- 性與中國文化 劉達臨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
- 文化語言學 邢福義主編 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年1月
- 文化研究讀本 羅鋼、劉象愚主編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0年9月
- 文化批評的觀念——法蘭克福學派、存在主義和後結構主義 美：理查德·沃林
著 張國清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0年11月
- 文化的理念 泰瑞·伊格頓 (Terry Eagleton) 台北：巨流 2002
- 文化理論詞彙 彼得·布魯克 (Peter Brooker) 王志弘、李根芳譯 台北：巨流
2003
- 文化理論的面貌 Philip Amith 林宗德譯 台北：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2004
- 文化理論與通俗文化導論 約翰·史都瑞 (John Storey) 李根芳·周素鳳譯 巨流
圖書公司 2003
- 搞笑——幽默文化史 荷：簡·布雷默暨赫爾曼·茹登伯格編 北塔等譯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1年11月

二、文學理論·寓言暨美學

▲文學理論

- 文學理論 (美) 韋勒克 (Rene Wellek) 、沃倫 (Austin Warren) 合著 梁伯傑

譯 台北：大林 未標出版日期

中國俗文學史 鄭振鐸 坊間本，未標出版項

西洋學術語叢刊 二冊 顏元叔主譯 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1978年2月再版

何謂諷刺 Arthur Pollard 著 董崇選譯

反諷 (Irony) D.C. Muecke 著 顏銀淵譯

談寓言 (Allegory) John Macqueen 董崇選譯

論巧喻 (The Conceit) K. K. Ruthven 張寶源譯

模擬嘲諷 (Burlesque) John D. Jump 著 胡聲朴譯

西方二十世紀文論選 四冊 胡經之、張首映主編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 1989.6

通俗文學 鄭明俐 台北：揚智 1993

中國俗文學發展史 王文寶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7年3月

文學解讀學導論 曹明海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7

▲寓言

中國寓言文學史 凝溪 雲南：雲南人民出版社 1992年

寓言文學理論·歷史與應用 陳蒲清 台北：駱駝出版社 1992年10月

中國古代寓言史 陳蒲清 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6年10月三刷

中國古代寓言史 陳富軒·李燕合著 台北：志一出版社 1998年8月

▲美學理論

西方美學導論 劉昌元 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87年8月再版

藝術社會學 豪澤爾·阿諾德 (Arnold Hauser) 居延安譯 台北：雅典 1988

讀者反應理論批評 (The return of the reader) 伊麗莎白·弗洛恩德 (Elizabeth Freund) 著 陳燕谷譯 台北：駱駝出版社 1994年

三、幽默、喜劇理論

幽默定律 (The laughter prescription) Dr. L. J. Peter 原著 劉君業譯 關紹箕專文討論 香港遠流出版公司 1985年11月

- 笑的歷史 法：讓·諾安著 果永毅、許崇山譯 北京：三聯書店 1987年四月二刷
- 笑話裡外觀 余德泉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年2月
- 幽默文學面面觀 殷儀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989年9月
- 喜劇心理學 潘智彪 廣東：三環出版社 1989.12
- 論幽默 法：羅貝爾·埃斯卡皮著 金玲譯 1990年6月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 笑話：人間的喜劇藝術 段寶林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1年8月
- 幽默心理學 蕭颯、王文欽、徐智策合著 智慧大學出版社 1991年9月
- 幽默的起源與發展 保羅·麥吉著 閻廣林、王小倫、張增武譯 南京大學出版社 1992年1月
- 幽默與笑：一種人類學的探討 美國瑪哈德 L.阿伯特著 金鑫榮譯 南京大學出版社 1992年1月
- 笑：論滑稽的意義 法：昂利·柏格森著 徐繼曾譯 台北：商鼎文化出版 1992年
- 喜劇創造論 閻廣林著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992年7月
- 幽默與邏輯 陳克守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93.1
- 先秦幽默文學論 鄭凱 廣州·石牌：暨南大學出版社 1993年3月
- 中國的軟幽默 薛寶琨 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1993年11月
- 幽默與諷刺藝術 萬書元 台北：商鼎文化出版 1993年
- 幽默語言操作 瓜田 北京：中國旅游出版社 1993年12月
- 幽默與言語幽默 譚達人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97年8月
- 幽默美學 季素彩、朱金興等人合著 河北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7年9月
- 詼諧及其與無意識的關係 奧：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常宏、常偉譯 北京：國際文化出版社 2001年2月

四、歷史與制度

- 明代史 孟森 台北：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1957年初版 1979三版

- 明清史 陳捷先 台北：三民書局 1990、12
- 歷代官制·兵制·科舉制表釋 臧雲浦、朱崇業、王雲度 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 1987
- 中國歷代官制 孔令紀等人主編 濟南：齊魯書社 1993年一版 2003三刷
- 建官立綱——歷代官制 朱金甫 台北：萬卷樓 2000年
- 千年仕進路：古代科舉制度 李新達 台北：萬卷樓 2000年

參、學位論文暨期刊論文

一、學位論文

- 中國古代笑話研究 陳清俊 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碩論 1984年
- 諷刺之形態：兼談晚清四大小說 王心玲 台北：台灣大學外文博論 1986年
- 「幽默理解」的認知歷程 陳學志 台北：台灣大學心理學博論 1991年
- 笑話理解理論的結構 邱福棟 台灣新竹：清華大學語言學碩論 1993年
- 從互動社會語言學的觀點分析中國朋友日常會話中的玩笑行為 1994年
- 《笑林廣記》中的預設意念之研究 李翠蓮 台北：輔仁大學語言碩論 1995年
- 中唐三家寓言研究 顏瑞芳 台北：台師大國研所博論 1995
- 馮夢龍詼諧寓言研究 宋隆枝 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碩論 1995
- 中國古代董笑話研究：以笑話書為範疇 盧怡蓉 台灣新竹：清華大學中文碩論 1997年
- 馮夢龍通俗文學志業之研究 劉淑娟 嘉義：中正大學中文碩論 1997年
- 中國古代寓言型笑話研究 賴旬美 台北：台灣大學中文碩論 1998年1月
- 幽默創造訓練之課程設計及效果評估研究 台北：輔仁大學應用心理學碩論 1999年
- 幽默創造過程中後設認知與遠距連結歷程之研究 李嘉雯 台灣：中原大學心理學碩論 1999年
- 蘇軾寓言研究 于學玉 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碩論 1999年6月
- 戰國策寓言探析 蔣聞靜 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所碩論 2000年7月

- 俄國言語笑話——談文學作品中的戲謔手法 陳傑濠 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俄國語文學碩論 2001 年
- 傳統佯狂故事之研究 羅欽賢 台中：靜宜大學中文碩論 2000 年
- 以認知理論探討兒童對幽默笑話觀點之研究 劉莉芬 台北：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碩論 2002 年
- 明代詼諧寓言與高中國文教學研究 郭素貞 台北：台師大國研所碩論 2002
- 晚明詼諧寓言研究 陳寶玉 高雄：高師大國文教學碩論 2003

二、期刊論文

- 笑話研究 林文寶 台東師專學報第十三期 1985 頁 57—120
- 近代中國笑話研究之基本構想與書目 黃克武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八期 1989 年 9 月
- 上層文化與民間文化——兼論中國史在這方面的研究 李孝悌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八期 1989 年 9 月
- 雖屬小道，不無學問——閒話「笑話」 林文寶 國文天地五卷十期 1990 年 3 月
- 古代笑話知多少 劉兆祐 國文天地五卷十期 1990 年 3 月
- 心有所領，意有所會——笑話的心理分析 王溢嘉 國文天地五卷十期 1990 年 3 月
- 笑話如何使人想笑——從中國古代笑話的藝術特質和寫作技巧談起 國文天地五卷十期 1990 年 3 月
- 笑話中的眾生百態 蔡君逸 國文天地五卷十期 1990 年 3 月
- 世間情萬種，盡付一笑中——談古代笑話的功能和價值 陳清俊 國文天地五卷十期 1990 年 3 月
- 歷代笑集叢刊計畫書 王國良 國文天地五卷十期 1990 年 3 月
- 笑林廣記是淫書嗎 龔鵬程 國文天地五卷十期 1990 年 3 月
- 中國古代笑話中的妻子形象探析 陳葆文 中外文學第二十一卷六期 1992 年 11 月 頁 79—96
- 笑話論 李振龍 江漢大學學報 1994 年第二期 頁 98—102
- 由心理學觀點談道德教育 張郁雯 輔仁學誌二十四期 1995 年

從「聽笑話」到「鬧笑話」——由幽默理解看幽默創作 陳學志 輔仁學誌二十四期 1995年

幽默語句之記憶效應研究 陳學志 應用心理學報第五輯 1996年 頁35—65

狂歡與笑話——巴赫與馮夢龍的反抗話語比較 秦勇 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四卷第四期 2000年7月 頁9—12

論「李卓吾評點四書笑」之諧擬性質 黃聲慶 中華學苑 五十一期 頁79—130

唐宋擬人傳體寓言探究 顏瑞芳 古典文學十四集 台北：學生書局 頁127—148